



一八一九

敘

常熟後學汪繹撰

天下之文章莫大於山水善遊者歷四嶽三塗九州
之險浮大河下長江周流四海曠覽乎神靈之所棲
止蛟龍虎豹之所窟宅俯仰上下曾次浩如也眼界
廓如也及與之觀小山幽壑方塘曲沼一卷一勺之
多固宜其不顧而去然亦有時視一卷一勺不啻若
千仞之岡萬里之流者無他其神氣之所感召者異
也若但曰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將置身囂塵之境據
丘垤以爲崇指潢汙以爲潔管窺蠡測其又烏知天



地之大也哉古之作者自六經而下其爲海岳也多矣近代如信陽北地之學則雕琢之頑石而搏激之逆流也震川起荒江寂寞之濱著隨刊真定之績東澗又爲之區其高下別其原委設壇樹表汲汲乎紹震川決排者無所不盡其力兩先生之功不在禹下讀其全集如登岱華如泛溟渤矣至其片箋寸幅偶爾酬應之作支分派別僅若一卷一勺之多然而其脉長其源遠其行其止莫不有自然之勢孤峯秀拔龍出岱華異乎雕琢之石也碧波清淺朝宗溟渤異乎搏激之水也世有知者仁者往來流覽其遂等諸

千仞之岡萬里之流與否則擬之簣覆視若堂坳與丘垤潢汙同類而觀昧然于玉珉淄澠之辨則亦存乎其人而已矣顧子漢璋之刻是集也知其樂之也深余亦將具舟楫載鞭策往問途焉乃先識嚮往之志如此康熙歲次己卯立秋日

歸震川先生尺牘目錄

卷第一

與吳純甫 十一首

與李廉甫

與沈養吾

與王子敬 四首

與沈敬甫 七首

與王子敬 二首

與沈敬甫 二首

答周孺允

答周澱山

與徐道潛 二首

與王子敬 七首

與徐子檢

與陸武康

與沈敬甫 二十五首

與徐道潛

與沈敬甫 五首

與王子敬

與沈敬甫 三首

與王子敬

與顧懋儉

與王子敬

與沈敬甫 十一首

與葉子寅

與顧懋儉

與沈敬甫 六首

與王子敬 二首

與沈敬甫 二十一首

與王子敬 十七首

與顧懋儉 三首

與沈敬甫 四首

與唐同年

與高經歷

與王沙河 二首

與徐南和

與周孺允 二首

與沈敬甫 四首

與傅體元 三首

與王子敬 二首

與馮太守

與沈上舍

與管虎泉

與某 四首

答周澱山 三首

與許子雲

與陳吉甫

與凌廉使

與邢州屬官

與陸五臺

與姚畫溪徐龍灣

卷第二

與襄府周紀善書

答西亭中尉書

答族壬書

與張虛江書

答秦光甫書

與鄭惇典書

與姜萬二同年書

與王沙河進朝書

答何給事書

與查給事書

答李省吾書

與戚中溪書

答族弟大顯書

與溫給事書

與張兵憲書

與耿邢臺書

與戴偉書

答王象坤書

與張兵憲別啓

與楊道享書

與內丘知縣石漢書

與陸士鰲書

答許蕭山書

答溫給事書

答陸士鰲書

與鄭伯興書

與孫似祖書

與丁應詔書

與徐評事書

與顧太僕書

與林長興敬冕書

與陳平鄉九疇書

與秦光甫書

與查給事鐸書

與顧太僕存仁書

與李同知汝節書

與劉中書大武書

與顧太僕存仁書

與陸給事樹德書

與顧懋儉書

與范惟丕書

與戚吏部杰書

與馮太守善書

與李道亨書

與陳吉甫書

與

與管穉圭書

與陳璽丞懿德書

與

與太僕存仁書

與曹負外璠書

與李道亨書

與李延節書

與姚太僕一元書

與朱文龍書

與孫一俊書

與林長興書

與丁進士書

與陸秀才彥圭書

與顧太僕書

與

與孟

與王寺丞書

與李汝節書

與朱景運書

與孫百川樓書

與溫給事純書

與

與王同知用章書

與顧太僕存仁書 二首

與萬侍郎書

與二子書

與李汝節書

與林中齋書

與馮太守書

與曾負外璠書

與范司成應期書

與

上宋陟臺書

與歸給事書

上王中丞書

回湖州府問長興土俗書

與徐龍灣

與顧文載

與殷徐陸三子書

與李浩卿書

二首

附唐道虔答友人問疾書

與林平泉

與林內翰書

與宣仲濟

與王仲山

與嘉定諸友書

答唐虔伯

與王令書

與廖永州書

與李中丞書

送徐鳳竹

送婁江書

送周澱山

回答太倉州學生負錢華峰書

與縣尹啓

與吳江無錫諸同年

與張通府柬

與葉子寅柬

與徐子檢二首

與周澱山五首

與沈養吾二首

與新縣尹柬

與王子敬

答王參政

與縣尹書

答王太守

與趙子舉

悼亡報人小帖

與傅體元書

與戶部盧冠岩

與通判張德恭

與王昭明

與歸子建

歸震川先生尺牘目錄終

歸震川先生尺牘卷第一

與吳純甫 十一首

長樂郭振鐸
請子建

某久辱過愛每以古人相期自媿齷齪慚負知己中
夜思之痛心赧面昨以亡友之故傷其泯滅輒強所
不能且欲執事一言以爲進止亦以執事惓惓之意
令人忘其羞澁而來書過加推獎如此某何敢當某
何敢當李習之輩意氣何如而韓文公抗顏爲師某
何敢望萬一于習之而執事以韓自處則無不可者
某平日議論豈能出執事涕唾之餘哉豈大賢君子
引進後學法固當爾耶抑以某之庸駑重以激之耶

嗟乎某何敢當哉抑執事不以其不可教因而成就之則某也不敢不勉異日或不負爲門下士執事之賜多矣

又

贈言一首繕寫如右僕讀易深有感于否泰姤復之際蓋天下之壞其始必自一人始而其治也亦自一人始此僕于執事之行深爲之惓惓也自惟鄙拙不習爲古文聊發其所見不能櫟括爲精妙語徒蔓衍其詞又不知忌諱俗語所謂依本直說者幾欲自毀而又不能已也僕年已長大一無所成慚負古人居

常默默不自得執事行且立朝功業當遂赫然僕若不至狂病異日得遂所圖于是從容閑暇與田夫野老歌咏先生長者之德紀述太平之盛事以振耀千百萬年視彼班生爲竇氏執筆愧之千載矣區區今日非所論也

又

彌年沉疴無一日強健而學荒落坐視歲月之去惴惴焉恐有所失墜無聊之甚大不類少年意趣以故不能時修禮節于左右可謂之簡不可謂之負也僕雖極愚然亦有耳目黑白醜惡不至甚顛倒私自念

宋川大牘卷一
執事僕所當終身服事者他人之望門下曾不得側足而立雖執事假之詞色終以不類自引去僕乃得置門籍今比肩爲人如是而猶有所背戾非禽獸好惡與人異者不至此也執事常時有所教訓未嘗不佩服以爲至言顧僕外之所示者常不及內十之一若不能有所承受此乃質性已成不可矯強也且執事業已知其可教而教之又復疑其人之從之與否則執事之過也僕若好諛而惡聞善言則見絕於門下亦久矣水之爲物流動而善入然丈五之溝朝盈而夕除頑石伏于道左愈久而不易其處執事將何

所取乎早間得書意執事垂念之切覺僕疎遠教誨之至惟恐其不從故爲此言激之也無可荅者遂謝來使然終不可不自明輒復喋喋病中遣辭昏晦終不足以盡意乞亮之得寓圃雜記甚喜計八十餘葉可留二三日錄完奉納

又

初約會時草率相叙事又劄于表兄僕不宜妄自主張表兄又不卽言實不知其意何如也僕表兄雖俱在門下新故亦微有不同豈以表兄有親附之意而僕乃有自外之心且諸君意不在會也特欲因緣以

接餘論即執事不肯幸臨諸君從此解體矣僕特以輪次當速乃實諸君之事非僕一人之私也僕雖得譴而諸君何罪焉明日與諸君拱候拱候之不至則相與候于門下必得請乃已僕無知者稚子畜之而已勿以大人意見與之較短論長也

又

前夜得侍左右語及僕家事多方顧慮言人所難言僕何人斯乃辱執事知愛如此而來書又復推獎太過以爲與僕談論比之飲醇此非僕有所感動蓋別久復聚人情當爾僕以庸才不能自恣放如古豪傑

幸而耳目未甚昏塞自少讀前人書往往若有槩於中者私心以爲是猶饑之必當食寒之必當衣非曰虛名美譽足以艷慕人而已也顧末俗意見自爲一種間出一語稍或高聲共訾笑之以爲狂掩耳走去至不欲聞用是默默無所言以爲雖言亦無益頃歲補學宮弟子負衣冠之士二百餘人時嘗會聚堂下笑語喧譁而僕踽踽無所與讀壁上碑刻仰面數屋椽耳雖稍與往來謂之相厚者至今亦不知僕爲何如人乃辱執事知愛期以古人以是不覺盡言于執事在他人謂之默在執事謂之辨執事所謂可人意

震川尺牘卷一
者乃所以爲拂人意者也執事恐南北仕宦未免乖
違亦不必爲此無窮之慮常憶去年此日酌酒池上
于時梅花將發天氣融融如春仲季日初沒西南雲
色郁然與溪水炤映兼有王生餘樂明旦辱以詩召
有花枝那負隔年期之句今豈可得耶乃知離合自
有數即今目前而已然矣呂成公初婚一月不出乃
有左氏博議人言有無叵測然使僕效亦無不可但
偶未能耳來索前書未敢如命留之以志吾過

又

某頓首三泉先生侍者夫人之所畏者必曰勿使某

人知又曰毋爲某所短如執事者從容出一言以相
讓于僕已無所容今書傳之不快又衆辱之藥之苦
也更有毒耶雖然僕乃有以知執事愛僕之深也顧
僕亦非剛愎文過者前書所云中頗寃抑聊自明耳
某於自責實不敢少恕居常悒悒愧見鏡中影與人
言亦無味自念十一二時已慨然有志古人比于今
猶碌碌不自克凡人不爲君子則爲小人古豪傑之
士日夜點檢然病根卒不能去顧予何人者見人呼
爲小人則怒自揣得爲君子否也孟子曰人能克無
穿窬之心又曰克無受爾汝之實若此者所謂義也

震川尺牘卷一
然充無穿窬之心必施于有穿窬之心之地充無受爾汝之實必施于受爾汝之時乃今得其幾矣執事謂僕得其人之半執事雖以謂僕即其人可也雖以謂僕盜蹠尤可也朝歌勝母古人所惡但曾參居之將益深色養墨翟入而聞樂更悲耳故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昔人謂種樹者爪膚搖本已去復顧適有以害之僕謂樹無知不能自長使其能自長即謂知方承主人佳意當一日拱把也豈可謂害之今而後僕知所勉矣別後多事延緩至今乃始得作書以謝知長者不當復念人過也

又

沈母文章畧殊不足觀僕所以不辭者非謂其能于此蓋肄業習之也顧汨汨俗學胸中無此意味而強爲之斯汗顏耳幸賜裁削或甚悖繆勿出可也

又

綠蕉可分乞命守園者爲銀鹿助強幸幸以家僮他出故也建蘭遺種公固以棄之并以賜僕何如僕舊時讀書東臯後家居爲作志以爲恨不得負其地以歸今舍前所植並公家物則可謂負其地以歸矣幸恕不廉

又

昨侍坐燈下偶懷遠人不覺爲情所使中夜思之赧然汗出此亦侍于君子之愆也已知罪矣晨欲往東臯然心火騰沸鼻中頗有氣息遂懶束髮也

又

子賓老母免役事權在糧里官府未便見察若欲作書事類無因恐有按劍者鄉間人見秀才甚大便欲使之說事可笑

又

辱公誤知豈敢自處以薄但由本性不欲作世俗寒

溫禮數密知公起居足以慰矣童子不能悉吾意以故語及所云朝歌勝母古人所惡不宜呼郎爲狼則僕常時呼阿狗爲狗亦將自謂狗主耶

與李廉甫

去冬瘡病未平黽勉就道已迫歲除至金陵渡浦子口跨蹇驢踏雪行三千里辛苦之狀所不可言道經鄆知使節三兩日前已過悵望久之使人遠來得初五日手教歷歷道前事讀之黯然非故人情厚何以能記念如此常下第即出國門前次見文隱公言科場中事有傷心者今次徹簾晉江王儀曹郎即日尋

拙卷讀之與南宮諸曹郎傳觀歎訝者累日諸進士
謁歐陽尚書歐陽公首舉賤名深加歎惜主考徐公
亦時對其鄉人言之古之人不遇者有矣無在位者
知之故也在位者一二人知之矣未必能皆知也今
皆知之矣而又不遇豈非命哉此亦非僕所宜言管
仲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無能知我不遇
時也荷知己惓惓之意因及之

與沈養吾

今歲自水路直達比常年甚逸已自前月二十六日
入都矣尊公使人回附與家書一封乞致之關陝地

震之異古所未聞平陽蒲坂之間更甚震撼如雷擁
沙及陷沒者亘數千里樹木倒植井水及黃河皆翻
太華已低小而潼關亦無有矣人民之死者殆不知
其數如韓邦奇馬理諸公皆沒兵部楊尚書家盡亡
分守白參議惟存一幼兒又地裂處往往有黑水溢
出水中皆有魚此皆邸報之所不詳也

與王子敬

四首

兒子壙志附去二通其一與子欽去年今讀騷即此
時也兼以時序相感痛不忍言此亦至情嘗爲人所
嘲笑豈皆無人心者哉乞勿以示人

又

孺允數來索侑觴之辭第歌哭不同日時有通問者
作一二語答之輒顛倒不能成字也顧足下懇懇之
意乘僕未東必得面談就君所欲言比次書之可也

又

不知諸公何日行如此風景更難宿留也區區得失
久已置之度外但此回不見往時人唐人有云海內
無家何處歸此極痛怛耳

又

庚戌秋山妻欲學毛詩從問大義爲書文王之什尋

因兒女病遂廢卷昨還簡篋中得之極悲義多與前
人異者奉去乞一看稍暇當續此業也

與沈敬甫 七首

二詩乃哭耳不成詩也昨見諸友多欲爲僕解悶者
父子之情已矣惟此雙淚爲吾兒也又欲自禁耶

又

安亭情景更悲念兒在枉死城中也山妻哭死方甦
舊疾又作矣所索文字付之尚書序亦乞錄付庶病
者少寬當以此等自解然恐不能解也痛痛頭髮嘗
有二三莖白者炤鏡視十二月忽似添十年也人非

木石奈何奈何寄去亭記欲圖刻石不知如何可就
五弟觀之世之君子若以曾子之責子夏者則吾有
罪焉耳葉生狂士坐中之言幸勿介介

又

痛苦之極死者數矣吾妻之賢雖史傳所無非溺惑
也寄去僧疏僕書二句蓋天問楚些之意偶于此發
之前後有六首又有偈一首別有答人小東連書一
道敬甫就五弟處觀知我悲也

又

前時養吾言欽甫文自能中不意出門便有此厄須

爲束裝計往陽羨也自去年涕淚多不能多看書又
念新人非故人殊忽忽耳

又

澱山湖可依初藁壙志子建云亦似但千古哭聲未
嘗不同何論前世有屈原賈生耶以發吾之憤憤而
已欽甫云更似高人一籌也

又

滄浪生攜阿郎影來一慟幾絕此生精神覬欲運量
海宇不意爲此子銷鑠將盡如何西狩獲麟反袂拭
面稱吾道窮子解之乎世人真以吾爲狂耳

又

世美堂記可爲知者道人固有對面不相知者亡妻
幸遇我耳作罷與兒子嗚咽也

與王子敬 二首

所索文稿向托人寫因變不及去取數日間取還也
秋高氣清明月皎然永夜不寐惟有哭泣而已向作
疏偈數首獨曾寄孺允今寄去一卷昔在萬峯山中
讀大藏經信其理如此非狂惑也

又

前承過遂遭虎狼之驚感念至情極不忘也像贊一

首奉寄日閱禮書欲依先王之制以送死者而常不
及子建之徒輒唱浮議動引王夷甫亂天下之言殊
爲可惡

與沈敬甫 二首

不見忽踰月節候頓易日增感傷涼風吹人悉成涕
淚今女未有紙錢之及此心歉歉鳧短鶴長其悲均
也如何如何

又

日苦一日恩深如海盡變爲苦水如何如何承寄奠
不敢辭敬甫雖有哀痛未容相比也疏二首寄去今

日低首世尊前矣別有報人小帖數幅可與五弟索觀也

答周孺允

昨奔喪過城下即還不及造謝生平迂闊常以古人自期亡者雖一婦人相知極深二十年同共艱難辛勤至矣白雲明常有世外之趨若芒慈母桓少君之比乃又其粗者也遥遥世路便不見斯人自以為有鍾子期之悲又非特伉儷之情耳連日讀禮知先王於此不薄嗷嗷者自不曉耳向寄疏偈何足稱於儒者之側特欲足下知我無聊之極如此

答周澱山

適承教誨懇懇愈增悲感老父在堂未敢以死然所謂生民之至艱荼毒之極哀者雖強自抑制淚如河海水不能止也亡者與尊嫂恭人同自南戴服屬非遠不幸以絕異之姿嫁薄命郎天下至寶措置非所珠摧璧毀汶汶以沒真千古之痛也禮齊衰對而不言獨荷眷念無已之情聊此奉謝并錄報謝小簡數幅欲吾兄知吾至情如此類非世人語世人見之未有大恠以為狂惑也

與徐道潛 二首

韓集爲葉七沉滯旦夕當促來前編在館中學徒俱病久不往竢往乃得奉耳此書考校甚精釋義比蔡傳亦遠出其上讀書者要不可不觀也

又

易圖論有合商確者幸示及原稿并發來向論河圖洛書以示吳純甫純甫謂當示後世之子雲此篇大義與之相表裏第與晦翁實相牴牾啓蒙所謂本圖書作易之大原一切抹倒爲此嘵嘵得罪于世可嘆也抑程子與康節嘗論此至其解易絕不用之亦必有見矣

與王子敬七首

弘圓先生贊讀過即乞付來親得其語故詳生平足跡不及天下又不得當世奇功偉烈書之增嘆耳吠奢賈人出家者啞羊僧伽中寂無慧皆彼書中語

又

腰痛發作甚苦方有望洋之約恐無緣耳思曾墓表描寫近真生眼觀之如何

又

清夢軒詩附覽記固迂詩又迂清夢軒亦迂也

又

水利書採取頗有意水學莫詳于此外是皆勦說也
呈子已寫俟攝縣來分約同往面言之

又

呈稿曾有錄本否明日欲寄伯魯也此已爲雨後之
土龍但不可聽伯魯之意耳

又

此等文字非所欲作但不可却試讀之當知其意也

又

夏三還得書于筆札中知益精進此間殊無所向獨
恃一念炯炯不自磨滅更不知向外有人耳東坡易

書二傳在家曾求魏八不予此君殊俗惡乞爲書求
之畏公爲科道不敢秘也有竒書萬望見寄水利錄
已錄梓奉去四部近聞吾郡頗欲興水利動言白茆
耳甚可歎在位者得無有武安郟邑之私耶一時發
興入梓尋悔之于世人何用當今後世思吾言也

與徐子檢

昨爲節婦傳送陶氏李習之自謂不在孟堅伯喈之
下也得令新川求郡中善書者入石可摹百本送連
城使海內知有此竒節亦知有此文也

與陸武康

震川尺牘卷一
十四
右先孺人銘謹撰上公家所謂班郢之門不宜敢當
重委且平生不能爲八代間語非時所好也念嘗以
文字爲貞山先生所稱許敢抗顏爲之耳

與沈敬甫 二十五首

病良苦一日忽自起可知世間醫巫妄也詩二首寄
敬甫子敬

又

爲食闕過此有屋租可以支食並爲家奴侵盜無有
矣然留此直是懶也春闈之文讀之誠自謂不愧但
徒爲市中浮薄子所訕笑以是不出也

又

十七日阿三送包文想已到卷子可就五弟觀之曾
寫二本復散去懶復寫也孟敏之甌墮而不顧卞和
之玉削而猶泣二者何居

又

承示亨齋云云不覺自喜非好人稱獎貴知我者希
也

又

張烈女文字四首送觀安亭近日有此事也規利者
頗欲撓其獄今幸得白矣此間旱荒殊甚家人作苦

震川尺牘卷一
十五
且艱食因少留日下當還

又

磚硯寄還惜無六驢載以入京耳益舟誌可寫出觀之舟中無事偶思此作却有意不可草草觀也

又

文字殊有精義然使讀者不能不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也為子欽新得寧馨取小字壽孫用秦璽意却新也此後湯餅之會更可使與否一笑

又

子欽為我行所謂中流失舡一壺千金意甚喜即為

書陽曲序明日可來觀之

又

向者無儲不能久留北舍數過不鮮也前言戲之耳

又

敬甫近來甚有悟處一件悟無不悟也嫗頗黠慧往往能隔壁識別人耳

又

見來書可怪心甚傷之士之不得志當有此意念耳然須放曾襟寬大死生亦大矣此是莊子不覺失語聖人無此語也

又

日下當還城收拾隨身仍來鄉以埃刈獲逐食不得
不如此耳居此乃非得已也

又

文字亦佳但不知與其人平日往來否如但學中識
面便送之得無類投人夜光乎質直而好義察言而
觀色慮以下人聖人言句句可思也

又

吾祖誕辰在今月廿二日衰門不能如外間彌文又
諸父在僕不敢主允齋有美意相知者數人雞黍爲

懽可耳須不可有雜賓也幸致此意

又

喉中常有痰殊不快耳不如意事不如意人須勿置
之胸中可也

又

顧伯剛欲梓三泉遺文敬甫有所藏悉付來或更爲
之求訪此亦門人之責也吳甥來數言之相見輒忘
耳

又

向聞恭簡公說廣東有某人未嘗識字日取四書拜

之便能識字今忘其姓名可問亨齋先生

又

奉使錄付去余文少竢發今日不出也明亦無所往方爾空鉢何暇著書耶

又

性命之說聖人蓋難言之欲作一論紛紛竟未有暇眼前事無當意者大率六十四卦中一困字耳家姊丈行有期已托子敬往借宅可與養吾知也

又

兩次承問皆失答所往類多庸奴適受其戲侮史稱

淮陰家貧無行乞貸無所得不幸類此傳云向為身死而不受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為之殊自傷也

又

純甫手書此于其家得之非欲外人知也其曾中耿耿如此三復為之流涕今並付去幸為善藏之

又

袁先生所須記向雖言之不詳更得寫示前後山名形勢及水所出道便可乘興書之

又

震川尺牘卷一
向借繩索有書竟不見報沒田殊苦然文節公大石已置之庭中飢亦可餐也

又

城市中耳目日非來此雖極荒絕能令人生道氣也

又

遊山記殊有興致畧看一過僭抹數行不知何如因淚多傷目不耐久看文字極困悶也舊與純甫遊此山山北破龍澗下抵白龍寺尤竒勝有泉一道從破石間下流可一里相傳昔有白龍破此山而去其形勢真如劈破幽泉亂石相觸淙淙有聲旁多珊瑚瑤

草石隙間時有積雪賢昆玉不曾到此也讀記因懷純甫爲之惘然耳

與徐道潛

向云萬樹梅花徒見其枝條山中猶寒即今多未破綻日今慎奴探之居人云年常到二月中花始齊魯叟乘此時來且有月益竒耳今歲節氣晚若要桃花須清明後也社約初意合得亦好但諸人志趣終不同當以閉門爲上魯叟亦豈可受此羈紲耶僕在此亦甚苦作文每把筆輒投去欲從山僧借楞嚴經以自遣耳日夕望面晤不復多及

與沈敬甫 五首

孔子曰摻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意朱子解心之神明不測不是但說心之神明不測一句甚好人心與天地上下同流貧賤憂患累他不得須知聖人烈風雷雨不迷美里之囚此心已在六十四卦上雖號泣于旻天又有在牀琴時也公孫碩膚赤烏几几學者當識吾心亦如此非獨堯舜禹湯周孔之心如此也來書不能一一為答當以此存心便覺天地空濶生死隨大運更無一事矣

又

民可使由當作日用不知看道之不行也民鮮久矣夫子蓋屢歎之也

又

子張後來造詣儘高如十九篇所載言論可考務外堂堂乃初年事也

又

所疑卒未能詳考樂只是以和為本而所用不同射乃為防禦而設司徒六藝如御書數皆習之以為世用懸弧之義却不為無用而空習此虛文以觀德也

震川尺牘卷一
此等處須看先王制禮之本原不當止向末杪言語
上尋討耳

又

和爲貴有子只淺淺就目前行禮者說不是說大源
頭蘓秦二公文字少嘗讀今忘之俟再尋繹也

與王子敬

立字羨若執禮字子履馬鄭之徒解羨爲道君子之
欲有立也順其道焉耳禮者履也動無非禮迺可以
言執禮也承二君問更字輒以義答之蓋古人之命
字所以尊其名也孔門如回淵賜貢由路子我之稱

殊無深意而後世名字之義侈矣

與沈敬甫 三首

史記煩界畫付來褚先生文體殊不類今別作附書
景武紀諸篇仍存在內者更有說也

又

莊子書自郭象後無人深究近欲畧看此書欽甫有
暇可同看好商量也

又

向論高懸女碑可謂知言班孟堅云太史公質而不
俚人亦易曉柳子厚稱馬遷之峻峻字不易知近作

陶節婦傳懋儉甚聰明并可與觀之

與王子敬

天官封禪河渠平準書奉去子長大手筆多于黃圈
識之看過仍乞付來趙御史果有停征榜文昏人得
此殊無聊也

與顧懋儉

懋儉甚麗于才非凡可及必當高薦抑遏不可得然
望用切實工夫有根基田地自是發得大二子亦儘
有資質大抵病在不能切實也諸同登者無論前後
只是做得熟如老夫自行已意白手得之者絕不可

學但求得于心此是老夫可學處不知以為然否近
來何如用工切望閉門省出入也子敬行速極懶作
書但親愛者信手胡寫殊不成字也

與王子敬

沙賊潰去適方聞之然識者已預知有今日矣殊卷
留自送之今不復示人也顧處卷尚多但不肯出此
亦如人涕唾人有顧其涕唾者無之拾人之涕唾而
終日嗅其臭味尤可怪笑也

與沈敬甫 十一首

試事未知何如遂不能毫分有所贊益雨不休句曲

山谿淖汙可念敬甫連有書殊無壯氣科舉自來皆
撞着必無穿楊貫蝨之技渠不比少年只看此番相
愛且勸之行子元喪女弟又爲追捕之累罄空非附
驥不能千里有佳意須臨期使人相聞也

又

世事殊不可測勸君行固難然亦不可不一行也七
篇文字頃刻能就只是時有得失若造化到必不見
短不然終歲俛首佔畢何爲者不須問江東神鄙人
便是也

又

儘有一篇好者却排幾句俗語在前便觸忤人如好
眉目又着些瘡疖可惡

又

文字又不是無本源曾中儘有不待安排只是放肆
不打點只此是不敬若論經學乃真實舉子也

又

奴去有小帖極匆據不盡大概謂欽甫經學多超悟
文字未能卓然得古人矩度耳當由看古作少也星
槎集付來

又

近來頗好剪紙染采之花遂不復知有樹上天生花也偶見俗子論文故及之

又

文字愈佳願益爲之此乘禪也毋更令爲外道所勝幸甚幸甚王司馬云如上甑饅頭一時要發乃佳

又

文字大意不失而辭欠妥耳然可惡者俗吏俗師俗題見之令人不樂也

又

昨文殊未佳想是爲外面慕羶蟻聚之徒動其心却

使清明之氣擾亂而不能自發也勉之如向作自當得耳

又

文字已與養吾寄去大槩敬甫能見破三代以上言語只爲不看後來文字所以未通俗也星槎集付來

又

平生親故必望吾不致書然欲吾有書有何言也不獨匆匆無暇亦自乏意興相見者幸道此意

與葉子寅

傳狀俱已收所諭周夫人欲別爲誌文恐無此法葬

雖在先同穴之義夫人當耐愚意并于誌中何如更望來報

與顧懋儉

蚤所諭極知孝子之情顧力不逮古人又與今人背馳可歎耳目下尚有三四篇皆爲貧子乞貸之作如先大夫迺須掃室焚薶不易爲也貴州統志付來一觀

與沈敬甫 六首

午睡起閱諸論信如所諭中有實物者也大抵得于四明爲多或言四明悞君定謬耳此等之作混于數

千卷鳥言之中有鼻孔者必能別之不知何以沉滯至此也

又

爲文須有出落從有出落至無出落方妙敬甫病自在無出落便似陶者苦窳非器之美所以古書不可不看

又

所苦尚未愈宜善自調攝明日即東行也僕文何能爲古人但今世相尚以琢句爲工自謂欲追秦漢然不過剽竊齊梁之餘而海內宗之翕然成風可爲悼

歎耳區區里巷童子強作解事者此誠何足辨也

又

旋字枕字即入杜集中便稱佳上乘法全在此也字所以難下者爲出時非從中自然所以推敲不定耳餘已悉

又

大水沒路不通人行遂至音問隔絕此鄉懲連年亢旱今歲却種花豆淫雨淹爛奈無圩岸橫水泛溢莫能措手昨兩日雨止覺水退一二寸一年所望花豆竟無有矣方令人番耕買秧插蒔倍費工本又太後

時然不無萬一之望人來言西鄉極恒擾非是此地高強此間人耐荒西鄉人不耐荒耳

又

文字三首送敬甫子敬懋儉共觀嘗記泉老說王濟之官至一品富擬王侯文字中乃自言家徒壁立可笑吾無隔日儲然文字中着一貧字不得殆不可曉也

與王子敬 二首

嘗記少時見一書云月令王瓜爲瓜王即今之黃瓜則鄭注草挈者未必是王瓜生適應月令而夏小正

震川尺牘卷二
五月乃瓜恐即此瓜他瓜五月未可食耳適見九江
建昌二志皆云王瓜以其最先熟爲瓜之王然亦不
知何所據也讀柳州海石榴詩疑是今之千葉石榴
今志書亦云乃知孺允亦欠詳考也志書固有附會
可以爲一證

又

高生日來索此書必有疑慮乞更尋檢月令王瓜生
當直斷爲今之黃瓜草挈非也且引王荇與王瓜何
與疏又疑爲一物矣古書中必別更有見姑闕之俟
他日考也

與沈敬甫

二十一首

昨自郡還冒風體中不佳文字瑛覽獸丘即虎丘唐
諱亦云武丘也

又

倦中摘取題目好者看三四篇彀寫不必多讀也古
者六卿之長稱大亦因有少所以別之後來如大將
軍亦是官制定名大銀臺不知何出此近來惡俗不
可蹈之

又

禮論二首畧辨注家之誤耳無大發明更爲我細勘

未知其是否也

又

奉去文字一首此頗詳覈也前書特爲討賊而發俗人必用相嗤幸悉毀之連日用心極苦故欲與欽甫知耳

又

葡萄酒詩前後偶寫不同皆可用元時置葡萄戶出元史占法曾見之不經意遂忘也

又

張駕部墓志已尋得深純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

足多也試誦此言當否

又

墓銘更乞一本昨見孺允云外人見書畧罵事大加詆諆不知吾邑中何多劉向楊子雲也又前送鮑令序以京師爲行在所此是子長孟堅書中語並有顏師古小司馬注釋甚明而邑中人獨曉以天子巡狩爲行在又加詆諆此殊不足辨欲足下知墓誌不謬用慰孝子之心

又

石老墓表敬甫想見但文字難作每一篇出人輒異

震川尺牘卷一
論惟吾黨二三子解意耳世無韓歐二公當從何處言之

又

舍中蓬蒿彌望使人愴然不能還矣毛氏文想已見作此文已忽悟已能脫去數百年排比之習向來亦不自覺何況欲他人知之爲之輟然一笑也

又

甫里阻風不得入城逕還安亭世事無可言者暫投永懷寺避歲燈前後可入城也曾見顧恭人壽文否欽甫試取評隲不知于曾子固何如一笑

又

水利論後篇并禹貢三江圖敘說再奉去自謂前人有不及者非常之原常人懼焉今人見此必駭然若吳中更二三年大水則吾言亦或有行之者矣

又

近輯水利書比前畧有增益未完不及寄去有圖有敘說大率不過論中之意耳荆坡二老見之必以余言爲然經中中江北江雖說晦翁有一辨甚悉亨齋所言乃是孔安國東坡程大昌說也中江北江入海者何處尋之惟郭景純三江甚分明耳

又

張陸二文不加論議却有意趣莫漫視也來文無可改但勿示人恐爲不知者詬厲且大洩其天機也

又

兒子于敝篋中尋檢半日得文三首送看書張女獄事當附死事之後但傷訐直不便于眼前人秘之俟後出可也此文頗有關係耳

又

昨見來書甚快塲中二百年無此作不知與介甫子固何如耳平日相長處能于微詞中見得真知言哉

又

周淑人文未有來言者子遇與六弟連來求兩文去皆俗者作俗文亦是命

又

惠政記藁恐不可識耳法當立石但無好事者又徐君非要官誰肯爲之昨文且留者

又

水利錄付來庚戌卷遲久令人不能忘情并付還昨文字惡其人所以不荅耳可隨意損益與之此等事不至耳邊亦是福也一見便似泥團在前極損道心

也

又

韻補已收外舅志送子敬所見乞告明蚤即發來勿示人也史記謚法亦後人附會耳

又

順甫必談及知吾言不妄志中落落乃不能盡耳悲如之何極無聊賴足下想未能來故促順甫來也

又

錄文裝潢猶是新紙乃佳不可多人傳玩及入袖中一似百中經矣野鶴壁記綴王女之後可也阿郎筆

跡須什襲以見還

與王子敬 十七首

吳興使人還得書并惠橋記及圖書印深荷存念過家會子欽又承書惠僕每相念及恨不得日日致書左右耳在試院中托程秀水竟不果也錄文見世情危險每不欲上人亦大吏爲之其五策問并前四道承乏不辭耳最後丈量均徭却竄入鄙語如所諭可謂淄澠之水易牙能辨之矣朱守想非俗流至京當候之

又

震川尺牘卷一
午前托敬甫以文字相示見否可齋記欲得伯欽書
煩轉求也北窗梅花如對君矣

又

二石說奉去歲事交併粟家事欲俟新春平生無一
事不嘗獨不曾對吏今亦不可不一試也尙未能東

又

見郡丞自謂老吏語澆澆不休緩征之說殊不可入
蓋自郡中來受撫公旨也爲墮志作權厝志視墓志
頗詳核然不能竒耳孫文亦不高漫往乞評之

又

來書善敘事理恐不能復加文飾也熊君乃有皇甫
度遼之風平生悔見貴人獨此行爲無悔耳事亦已
即決甚明達向人昏瞶之甚泥團不足盡之也

又

道上沮洳不通信耗昨人還得書并子和書荷相念
內人且就館而久病疑慮不能出事未竟少須不妨
始初猝暴難當耳此易與也郅都寤成自不易爲之
盛六來道其行事多可笑令人不復恨之

又

莊渠書求孺亨校定不出府公意事體合如此兒子

傳示欲隨年編次附入周禮春秋大學諸書甚善若
了可封寄宅中見乞道之陸子潛荒政十二解即借
示府中敬甫有名否

又

事未能遙度文書已下恐無更變且得的確乃可行
也計此門一啟士大夫如墻而進尚容鄙人置足耶

又

昨陳子達書來勸入城荅之云此間有二竒不見戴
烏帽乘軒人盜賊數過門不肯入也此間未嘗不荒
小民習慣更安帖耳

又

連日卧病青山綠水已無緣分惟有讀書又不肯假
借使人浩歎沈君詩俟少間作也

又

鄭君行已先作書并封寄問志矣適許蕭山來得家
信家信殊久不通又作此封煩并封速寄之老況不
堪明春非討差即請老子長孟堅今世何可得也與
麓已進奉常太巖改璽丞初到未相見阜南衙門熱
喧亦少會然每見殊有猜疑允嶠行邊久不還方念
之大抵今日京師風俗非同鄉同署者會聚少人情

泛泛真如浮萍之相值不獨世道之薄而亦以有志者之不多見也

又

所云楊君云云向亦戲言及之公遂以爲實然深用嘆息彼以梁國之鳥嚇我矣衰晚得一命真自信凡事須行其庭不見其人何可望人知我也

又

縣久敝所應用官錢並被侵沒衙中一魚一菜悉自買比市價此尤可笑日理民訟一日人命亦可數起昔年彭戶部在吾縣頗稱健吏計僕所決之訟兩月

間多于彼三年矣奈何自苦如此向到顧渚採茶登覽太湖悵然有歸來之志承及宋史意甚恨恨恐遂不能有成然不能忘也人行草草

又

相違忽忽遂經歲相晤未卜何日自來此凡三得書每開函如對面復增悵然縣在太湖上山水甚佳顧日理文書少休暇令人益自嘆俗耳楊夫人旣迫遷死殊可痛其他蠻觸之爭不足道也令弟家信中必悉之太守公孫子陽之徒得公書暴之不然復寒之矣半歲中決獄數百事陳謙甫曾抄其一二別無文

字因附去此中亦有精微之理暇時可一覽餘文字
俟續寄

又

周興叔近已過郡去矣有序送之匆匆未及錄去王
元美自大名還致彼撫公意大畧如王少宰所云當
作書院山長耳方爾次且得元美此言始復作行計
夏二不及附書

又

五月初十日至邢道亨署篆今初六日太守始至官
中殊無一事公庭闐然未見南方爲吏如此者惟土

俗儉陋近來務爲裁損幾于殆道然愚性甚樂之第
孤危之迹終不自安也

又

鄭雲洲至又得書荷蒙見念并及史事本朝二百年
無史矣今諸公秉筆者如林鄙人備負掌故而已非
所敢與聞也碌碌不覺又迫冬每得南來信家事日
難支吾二子狂簡俗人所望同年提挈今時乃不復
有此事居有力勢易爲厚決不肯此真世道之變也
太僕寺誌僅一月而成亦無爲之草創討論雅俗猥
并及粗疎處多中間反覆致意自以爲得龍門家法

可與知者道也

與顧懋儉 三首

奴至道欲東來意如飛動感歎久之與世益無緣乃
辱二三君子不鄙夷真猶菖蒲菹也日下相見諸不
及

又

五燈會元幸爲致之近來偏嗜內典古人年至多如
此莫怪也

又

四月二十五日五月初四日十九日書並至是日亦

有書寄家硃卷爲王內翰提去未還抄本在十九日
封中想見之即無一字改者但繫辭後篇謄錄錯悞
因改二股不能記原稿耳天下人非無識者惟填榜
時有鬼昧也館試嚮見徐少師已面告不赴後科果
奏限年士論亦頗爲不平類有媚嫉之者然吾亦何
意大冶鑄金金豈踴躍自謂我爲干將莫邪乎日來
讀書稍接續甚好但須沉着莫輕放過望并以此規
切二子也

與沈敬甫 四首

五弟來得書極荷見念之意得失自有定命若以見

知有一毫希覩便非吾心所以遲遲而去俗人不能知也此回遇大風絕江淮而度江中景物更奇畧具諸詩中前日托舍弟亦不及專錄寄去今止錄去江中一首日下當還諸所欲言不盡

又

親故嬾作書向爲公言鐵劍利倡優拙固耶每攬子厚囚山賦亦自無聊也人還附此

又

去年在京師一日與華亭林與成對坐虛齋啜茗吾問與成近寄家書否與成答云亦自無可寄吾來三

月親故書問殆絕祇爲無可寄也敬甫近况何似太圓曾了得否兒子輩恐遂爲俗流教它看老父字說有信來未嘗道及書中事何也

又

風俗薄惡書生才作官便有一種爲官氣勢若一履任望見便如堆積金銀俗人說無餓死進士此言尤壞人也

與唐同年 諱愛

契闊數易寒暑懷念何可言五月到邢不覺已迫冬咫尺魏闕不異湘楚何啻子雲寂寞而已

與高經歷

翰林侍制劉德淵墓表學士王惲撰在城西西丘里程家灣隱士林起宗墓碣在城西南永安村東一里蘓天爵撰都尉墓在縣西南十五里有古塔刻馮氏族姓已上三碑乞訪問每捐二本見惠

與王沙河二首

過縣重擾多謝治內有石碑煩命工捐數本楊誠齋云除却借書沽酒外並無一事擾公私切勿見訝也

又

宋公碑勞神爲荷已多原發工食恐不穀用今見還

殊不安即付來使犒賞役人楚辭一部附奉覽

與徐南和

向求慧炬寺斷碑又城北東韓村東嶽廟中有開皇石橋碑記并乞命捐一二本官舍無事頗慕歐陽公集古錄奈力不能也以此相累幸不罪

與周孺允二首

初至長城尋有書寄謝諸公皆見教公獨無所答豈有不足于中抑去人不能守候也縣號難治欲以曹平陽卓子康之道治之俗人皆非笑然如人病久多服參苓元氣亦可漸還附子大黃終不敢用也陳謙

甫還能具道此中事并托面候不一

又

到縣不能致一問可知吏之俗矣太湖去治二十里
不一遊向到臨安與子實約遊西湖子實竟不至又
連日雨命輿至城外遶城一望而已俗何可當爲吏
不能作氣勢人頗謂之不能多有見教者老人豈復
肯受人見教耶任性而已太夫人起居萬福人便草
草附問山茗少許公非乏乃致遠忱耳

與沈敬甫

四首

考選庶吉士存老甚有意諸公亦爭爲言而給事中

又題本欲限年此輩意思實違之俾不通也吾亦雅
不欲就但隨緣得一官諸公自徒紛紛耳

又

人生出處有定由人不得讀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
天之辭殊覺有味出宰山水讀書松桂林有何不可

又

山城僻處非當孔道雖隔一湖視燕京更遠耳爲五
斗米折腰意默默不能自得也生子痴了官事官事
未易了奈何丙丞相不案吏僕性實不喜案吏人翁
然稱之僕獨笑謂吾非案吏者聊以戲君然竟不案

震川尺牘卷一
吏也每視事吏環立婦人孺子繞案旁日常有數百人須臾決遣自以爲快或勸自尊嚴如神人又不能也與太學生飲人或譏之然無太學生肯相召飲者恨不得與老兵同飲耳人須當任性何苦強自抑遏以求人道好昨從顧渚山望太湖風帆半日可到家矣以公相知及之

又

內閣無所事日食太官之膳而已有相知者云更欲有所處然僕殊自愛寂寞今千載之下想見楊子雲高致閣中見揭高皇帝諭中書文云先書之天地無

有也後書之天地無有也先書之聖人無知也後書之聖人無知也此語甚竒若欲盡此官則此官須與天地聖人冥會者乃爲盡職今世求楊子雲何可得

與傅體元三首

得書承相念每讀李習之文見其欲薦天下之士急于若已之疾痛使習之得志真古之所謂大臣宰相之器也而或有譏之者隘矣省足下書意慘然又自傷也自歷任以來覺此官最清高前在京師見居要路者乃日騎馬上伺候大官之門高人達士以此較彼殆若勝之此晨門封人之徒所以見慕于孔氏也

震川尺牘卷一
特中間又有不容久處者耳兒子落魄然身世之事
吾亦不能自慮安能慮此所謂若夫成功則天也有
詩寄來曾見之否宋廣平墓在沙河有顏魯公碑前
今方思道于沙土中出之此碑歐趙亦未見也碑文
頗有與史異同者乞寫舊唐書宋璟列傳便附還人
欲相稽考也文字頗以為戒絕少作有一二篇寄兒
子欲觀從彼取之不悉

又

懋儉人來問之知有內艱殊為驚怛僕思歸之心甚
切中秘有書數萬卷欲讀一過為此牽延未能決也

又

承過舍相送又有扇金之惠惡俗雅不信人惟徐龍
灣書來云安有五月披裘而拾道上遺金者乎徐君
非面譽人者人情不相卹所以不却來賜也

與王子敬

二首

袁吏部來不承音問殊為失望吳興事頃得信知鄉
人意殊不佳每與道亨言辛苦二年餘專為彼中見
告者力保護之其實自謂不愧古人不意乖忤如此
道亨亦以比境具知深以為嘆今向人言若真負塗
汙而求人洗刷者昔人有因仕宦為人羅織以為憂

者龜山先生曰顧君所自爲何如耳苟自爲者皆合道理無愧而不免焉者命也不以道理爲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僕來此亦偶爾久不作仕宦計待冬杪入京即自劾免歸也

又

范司成已行後始拜內閣之命附書未之及今淹延不覺又三月無日不思歸也北來者皆言鄉里少年更聚會羣不逞極其相傾屏麓亦頗知意不輕言若從容叩之亦必無隱也僕所以不去者非能爲千仞之翔第不肯以虛弦下耳兒子曾有書抵鍾君當亦

不世情耶

與馮太守 二首

性理稿僅閱一過草草殊不詳畧加朱點爲別舊有點識無容改評矣序文平正通達殊不類近時軋茁之體真有德之言也中間堂聯再書二聯奉上乞賜改教擇用其一

又

昔陳仲弓從諸子造荀氏時太史奏德星聚于五百里內今明公守郡某等不足爲輔佐然四方之賓會于此請願此堂爲德星堂不知可否

與沈上舍

前者見過治所已束裝殊恨不能爲主人也夙慕蘓長公之高風買田陽羨聊欲效顰吾兄杯酒戲言忽遠遣人來其重然諾如此僕遂不欲北行大丈夫不負國家何媿只去就可以自決耳

與管虎泉

每辱不棄親末眷念之勤臨行又不及爲蔬飯以謝別罪罪諸令舅亦必見怪也兒婦暴亡適官舟已在城下諸役皆集老來又不堪哭聲遂不可止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逃家事如此且無顯擢可以行

道而爲此役真大愚也

與某

四首

僕以未造朝不得至東郊一望車塵大丈夫豈效兒女子情只人世知己難得耳遠別不能不惘然也有便當奉問

又

書至知公復有事于科試大丈夫遇合當有時新天子時可以出矣水利論具有前人之論特爲疏剔之意望當事者行其言以惠東南之民非有牛鼎之意也獄詞日增東坡先生謂之日勝日貧若何山城無

聊殊相念寥守書已先寄矣

又

還舍時不覺忙過未得畧從容欸坐此行真媿故人
可謂往來不憚煩者也佛有兩遇謗孫陀利旃遮女
者此自不知佛于佛何損修到時調達推山何懼也
邢中極有高僧土人畧不知之僧家亦無知者所謂
乘志尤闕漏無徵僕頗訪得之欲表著其人此等皆
有得者劉太保見宰官身不誣宦途所見皆可厭思
與吾丈一談何可得敬甫近亦相聚否

又

承寄書比出京方得之遂不及報然壯足下之志必
能進于古無疑也顧非可徒言在積累而至之耳昨
到家甚念欲一見然久出應接紛紛知足下以疾不
至雖至亦不能從容論究奈何宋史何人乃敢爾附
遼金亦儒者之嘗談即耶律氏猶可金源奄有中國
一百十有七年此可比之劉石爲辱載記耶老大沾
一命恐有簿書之擾而此志殊不衰若天假之年必
能有成也

答周澱山 三首

方得抵報適有人東還附上亦私心之喜也此中事

震川尺牘卷一
四
殊異常攝縣者日欲中傷一日忽發狂自繫太守前
殆若有神吳興人喧傳其事某於世誠孤立惟恃蚩
蚩之民猶欲俎豆于賢人之間耳然益厭苦唯恐去
之不速也人行速秉燭盡此殊恨不悉

又

奴行書畧具又使面陳冀鑿私衷平生不肯媵阿今
似落井而向人號者然殊不然直當明目張膽耳近
得閣老書云祖宗有法度朝廷有威福天下有公論
國之所恃以立也而今法度不在祖宗威福不在朝
廷公論不在天下人持其說蒼黃翻覆以與天下爭

勝而敢爲不顧紀綱決裂風俗頽靡人心紛亂而莫
可收拾不知何究竟偉哉斯言錄以似吾兄讀之一
快也北地極寒珠米桂薪殆不能度日冬杪入賀即
疏乞歸耳廳記并雜文托傅體元錄呈至否方有書
與陸希臯俞仲蔚頗覺暢也廳記已入石再寄二通
并神應記乞視之

又

比至京實欲求還田里適時事一新元老雅故相知
有此遷轉以是不敢言去此本無繫戀意鄉里少年
何乃以梁國之鳥相嚇也承念及之餘今兒子面悉

與許子雲

人來承子撫公書適防秋事急不以時致冬杪入賀過鎮辭之始爲致云與吾丈夙契且言待還作荅書也蒲州在位久獨一元城典史論之朝中並攻一典史司寇議辟投之四裔報止去官而已會御史論龐尚鵬旨自中下遂塗汙黜蒲州外廷方擬推代者而取新鄭旨亦忽從中出高公即赴闕矣向事瀆聒正如人被泥塗亟欲洗去之後殊悔過爲此喋喋耳夫子曰公伯寮其如命何今日上升殿受賀退朝偶鄉人還附書荷吾丈之相念耳

與陳吉甫

吾兄何日計偕明年過二月恐僕又還舍不相值也王大夫真有故人情然政不必依靠人往來自任吾意耳一日有事天雄見向時石丞子執經門下者與之坐久之別去人生何自苦吾輩尚不可謂之老然同時已半謝矣府中夜卧聞更鼓聲醒然不寐追念平生故人欲如少年聚會何可得也偶人還附此爲問草草

與凌廉使

承賜水利疏其爲東南之利大矣捧讀太息昨有奏

記非敢爲激發之行蓋官守當爾若坐地方言者之
罪毋乃假借豪右而虐烝獨過甚耶今更有所陳者
劉清惠公身歿未幾門戶衰零孫女被僂辱以死今
幸得昭雪矣其孫復坐大辟劉之夫人至縣庭跪拜
令人泣然閱其獄辭殆不至死似文致之也以清惠
公之賢庶幾所謂十世宥之者况先皇欽恤之命新
朝曠蕩之恩耶惟執事垂意

與邢州屬官

匪材備員邢中無能有益于民屬歲之不易不自度
其力之不能爲民乞哀蒙上官之採納視他年解俵

差爲省易然又皆賢宰之夙夜殫瘁使鄙人安享受
成以無過謫也茲幸稍遷念一歲中相敘自知鄙拙
不周世務而每辱教誨便此違別不能無情日夕惟
冀望內召草草布此爲謝

與陸五臺

向者輒敢通書于門下乃辱不鄙還答往往多過獎
兼以教誨之語然如此年時欲南山射猛虎其爲不
自量可笑也沈茂才來顧特因致謝水利纂一部附
奉此爲東南利害甚大使者祇以空文應詔耳左右
幸賜省覽

震川尺牘卷一
與姚畫溪徐龍灣

謹遣小兒拜謁不與爲禮則長者之教誨深矣

歸震川先生尺牘卷第一終

顧氏
藏甫

歸震川先生尺牘卷第二

與襄府周紀善書 紹稷

前造拜尊寓回遠隘巷中泥淖欲墮馬者數四以是不能復出亦不意遽行失於奉欸比得之瑤石云明日行故此草草使人奉候兼致薄贐如未行容再求見也龍灣先已有書寄去今又匆遽不及再俟別便會間乞致意太霞洞作亦俟別寄兼求示此行即赴王府或暨還家使知所在也

答西亭中尉書

戚文學過邢先承手教茲又承賜問并嘉貺自北來

邢爲孔道而京師人往還汴中不絕景仰之私無日忘之然與外不接不遣一介蓋力不能也寂寞楊子雲能草太園今思子雲甚不易爲耳荷念故及之三月初寄居郊外曾修太僕志然以一月成之極其潦草至於馬政緊切者未嘗不三致意焉寄奉一部請教首末二敘則顧王自作也去人索書之急不能具禮容別申候不宣

答族壬書

戚鄉親至得尊翰甚慰前許墅同年嘗相見知彼未嘗加意亦未嘗謝之所諭極念但有可薦引者不惜

也姑俟冗次草草不盡

與張虛江書

京邸周旋二月具見故人之情尋承廉訪之命喜慰殊甚然德望日隆簡召在即人自家中來聞駕行乃在秋間應不及朝正之期而會見固亦不久矣許侍御同年忠厚老成與吾丈共事實滇人之福馬君繼文同在內閣其弟錦衣繼武賜告還滇敬因附起居馬氏文武忠孝之家錦衣亦有德器幸禮待之諸容別便再啟

答秦光甫書

許蕭山人來得書以邑子高才不待其至未嘗不向人言之但自去歲膚慙已入勢恐不能全濟惟公論明則不遠之復可幾矣因其人竟不見來索書故附此周傳二君見乞及之孤旅寡親並望速來會聚瞿永山見亦曾道之兒子有少物寄來萬望莫却也并乞與子欽伯欽諸相知道意急促不能盡奉書

與鄭惇典書

鄙人于世事殊落落特以貴寮稱道盛德以一見爲幸不謂執事之不閑且未知於何日定行也可容再奉候否

與姜萬二同年書

家信至得手教還荅感荷懇懇之情固有藹然不加意或反按劍作色者矣其厚薄何如也方主簿高老師之鄉人老師頗念江南之疲困似此選任皆經品藻不謂卑官而忽也僕見其人亦忠信之士萬望門下教育成就之使得盡其職實地方之幸餘容別具不一

與王沙河進朝書

相與幾一歲具知厚德與爲吏勞苦愛民謂當處之清要今茲之擢殊不愜人意然當道欲重此選非復

昔時之輕也大槩與長安今等比矣且亦斃勞非久
必有顯擢也邢臺有便寄此且以奉迓冀速赴幸幸

荅何給事書美

除書之下甚為悵快大抵近日遷轉全據監臨又選
部惟以部書進敘大家宰持衡而已不得與也是惟
特達者乃為所留意耳鄙人歸思殊切明年當請告
自此亦不復望闕廷矣吾丈王官顧無京師利勢或
可優遊于彼也三十年相知甚媿不得推轂之力使
還倍增感歎草草惟冀自愛不盡

與查給事書鐸

吾丈外補鄙人尤失親教更增怏怏也諸公出者其
從吏多以與人僕苦乏吏隨不知可以見推否

荅李省吾書

吏至奉手札具悉相愛故人在四方者多矣以書問
至蓋少吾丈獨念及於閑散之人且數年中往還一
一記憶此甚盛德何可及也吾吳山水佳勝能不時
遊覽否五湖七十二峯尤不可不一寓目也兒子輩
擯落無相卹者何暇及門生因彼以窮來歸故有所
乞度已後時無及而吾丈之情則已知不薄矣人還
附謝餘惟自愛以須晉陟諸不盡

與戚中溪書

許同年來承手教自家累相擾後再不及寄謝專望
內擢然無監臨之薦不免以歲月為貲知而不能舉
令人悶悶賢郎書至久矣并封去吾縣中榜中者七
人所得小錄輒為人取去俟更覓寄也

荅族弟大顯書

昨諭社學忻然領命李秋官在邢來言此君殊作氣
勢類子陽井底蛙恐不可與言凡事不能承命者以
官冷言輕非敢薄也待見若可與言則言之然不敢
輕諾

與溫給事書

純

行省之擢同年無一人可並者然猶不能不以外補
為禁闈惜人僕朝夕有事省中乏隨行之吏肯以剩
負見推否

與張兵憲書

佳屑

違離節下忽忽經年幸獲侍盃酒飽沃清論復得挹
賢郎丰姿矯然塵埃之外每懷念如昨也妻孥來京
又蒙卹其行李之乏感荷何可言漢人重門生故吏
僕忝故吏猶門生也願幸勿擯外之太僕志緝完已
久第甚草率然於牧政頗亦潛究其畧今寄上一部

有便不惜示教

與耿邢臺書

鳴世

別後時時有邢使至然多不遑致謝夏初兒子來備述盛意所以送導殊勤厚也德政已孚計不久當如魏縣同年進之清要鄙人不勝跂望又喜近覲期晤言有日別有書寄謝瀘老此間苦乏人更求尊命遣之庶無失悞餘不及

與戴偉書

僕向承乏倅郡然無一事可留為邢人之思至於清淨不擾亦自謂無媿于漢世所謂循吏者今執事俯

屈為此官亦能不以班策為平平否壁間二記幸勿毀之日下有事來京當獲面晤舊得沙河魯公碑十二道皆闕其篆額特求命工搨摹寄為荷草草幸恕

答王象坤書

文字多已散軼稍為掇拾數篇而已且抄寫殊艱是以稽命昔萬寶常造樂大為當時太常所排毀况山野樸陋之語不能與世爭妍必矣覽過幸擲之

與張兵憲別啟

昨旨下前道楊公已陞撫院計我公清望內召不日矣瑤石見示五禮圖碑殊壯觀亦欲乞一通見寄為

荷

與楊道亨書

去歲入賀及今夏妻孥過郡每勤館候又頃承乏荷蒙比之寮采之末加以鄉曲之誼盛德令人感戢備負禁中官地清冷至不能遣一介爲謝茲因邢人之使附此曾輯同志愚無所知皆平日所聞于長者之餘論也奉去一部乞賜覽并示教幸幸覲期伊邇竚望早發以慰瞻跂

與內丘知縣石漢書

頃寓禪院蒙垂過不及拜送夏間携孥而來蒙導送

甚勤厚久失修謝邢臺有役人來見附此竚望入覲相見也太僕志一部乞鑒入

與陸士鰲書

幼溪公新陞吾丈舉主不知有賀否或餞送諸凡見挈幸甚

答許蕭山書

承周

使至甚媿鄉邑不能爲力也去冬僕以入賀預聞此事因方岳諸公會聚以是得信偏辭而犯衆怒江右之効端起於此僕見人未嘗不道高雅恐無如是之甚也顧衆口鑠金一時不可勝耳事已下須得彼處

捄護不然必須蹇詘公道終在要之枉尺直尋不足
深慮也諸所諭敢不留心恒山昨已有便附書與言
體元俱不及別東

答溫給事書純

遠別殊不盡區區何以復承嘉貺向求役人乃乞貸
無聊之甚久之不見報知左右有難者已喻尊意矣
附謝

答陸士鰲書

陳公荷其知愛今茲南行凡有禮並望見挈可也張
給事將到當出舍與之貴部諸公有差出者乞留意

擇一所預示知得轉僦耳

與鄭伯興書

三十年故人偶相值都極恨會聚之稀適兒子痘疹
沾危不能出餞菲儀幸鑒入

與孫似祖書

久不聞問入京悞聽有汝寧之除適同年陳光州行
再四相托後知汝寧乃今兄也秋間踰聽南都佳報
并賢郎浙中之報知相見不久矣附奉詩扇一柄考
卷一部小文一首

與丁應詔書

費君來備聞尊公侍間起居佳勝即冬竚望入京一
晤爲縣不勝群小之愠獨此心耿耿常自負對越神
明貴邑愚夫愚婦當不可誣也養晦先生乞道意韓
許二君又以家艱不得來極懸念因冗次當別 并
乞致意

與徐評事書

前月廿一日家累已至邸舍數荷垂念茲又承惠教
并嘉貺區區殊非所當僕居此無事可以自效比吾
丈宰縣一日有一日之功何可及也但以當今進敘
人才獨今久淹此汲長孺所以有積薪之喻耳每爲

相知者言之苟可以推轂不敢默也人行速附謝不
盡

與顧太僕書

存仁

實錄甚勞披閱雖有不全亦畧就緒矣其原本未還
者乞逐旋發來一觀欲別有尋考耳早過門知尚未
起不敢入刺恐驚動也

與林長興敬冕書

費貢士來具道新政向時荒唐迂濶之論當爲一變
也費君荷蒙成造感之甚今赴成均恐不能自給亦
不能無望左右優卹之此非鄙人所當言得免馮婦

之譏乎冬杪都下當相見不盡

與陳平鄉九疇書

頃在郡荷蒙教以所不及幸不得罪於此方之民據爾冒遷念一歲中相與亦何可忘情也承惠書并佳貺媿無以爲荅循良之譽不俟鄙人發揚徒唱而和之耳適有小冗使行促書不能盡言

與秦光甫書

昨太僕志已完未得全本先寄一卷尚欠刪改然猶有史漢法也先已有書茲不具子雲寂寞乞告計偕諸公速來相叙也

與查給事鐸書

得遷尊邸頓令寒士懽顏極荷所賜堵署丞奏丈量激於氣誼貴科中參語具見憂國愛民之誠堵君乃托僕致謝此至公何謝也然不可以不致其意苦於會面之難是以不數造也

與顧太僕存仁書

蒙舊撥夫馬恐後來者不肯從厚或至收還僕緣有係銜亦非敢冒受望屬之鍾公叨竊久亦不過二年若他轉則不可受矣車馬行促恐忘之望切記念揚子雲寂寞也

與李同知汝節書

每便輒附書及北來者都不見一信殊切懷也相公不可數瀆諸相知未嘗不道之繼山以選司不肯破例然見近紛紛有破例者耳毅齋亦甚相念懷東已乞歸寺志此僕一手成之乃不得一部博士還特購二部一送後老一送几下前令盛使製靴命便寄之

與劉中書大武書

明日當有使人至濟乞封附送懷老詩一首殊不成章然實念別惓惓之意也

與顧太僕存仁書

實錄八冊係馬政者夾記乞即命使錄示須次其年月日吏以諸公書至皆左右之扳引以得此也家累今早亦自良鄉發矣諸容面謝累朝但有抄得者俱乞速示

與陸給事樹德書

聞欲徙宅不知今所寓儻直幾何僕欲得其處耳少闕俟請間面談也

與顧懋倫書

兒子還時方寓京城外東裝欲向滁陽何暇作鄉里寒温也公家狀元閣老今此官曾不及卜祝之間何

以無書見讓村公之云若謂僕得意也何待之淺文字自能中只造化時刻間亦戲弄人此不可曉耳俟之續得書附此書

又盛使必欲得科道書吾意但取其順便可托者既同年在鍾君亦無此俗態且事在我則可以我求人實難數千里豈不相念但盡所可為者耳若前無兒子書直不靳自作也

與范惟丕書

向承許于國史中採摘馬政如已寫出乞賜如未及寫乞將實錄每朝陸續借示昨奉詣不值不得面請

也

與戚吏部杰書

此本不敢溷門下止以供事內庭晨入酉出一吏不足給使今蒙賜撥感荷深矣

與馮太守善書

二十四日遣役特具啓謝某于初四日已赴閣所謂文史星官近乎卜祝之間不足為道承賜書愚衷略具前啟匆匆容別布

與李道亨書

使人還必能略道區區之意以理與數恐不當久淹

也即日尊體想佳望若時靜養以須榮召邢掾附問
不悉

與陳吉甫書

連日有事不得來相知毋索我形骸之外也三篇絕
勝不見示經論家傳尚書久豈以僕不能旁涉耶文
川并乞致意

與

厚意稠疊故人之情殊切感嘆方趨朝還荅不情

與管穉圭書

至寺即不相值却望見過知亦少暇如未出郊須再

一會也魯事亦數有書去竟無北來信耳王君亦不
得一見如何

與陳璽丞懿德書

自聞子環之命日日跂望昨始知來信奉候未至也
今承已拜璽丞又辱過失接每使人候伺尚未得間
不敢虛造微餉幸門者入之

與

省中相得意謂可以遂親覲之私不謂猶爾間闕今
復承請造還殊不甚為清香綃菲薄不成禮幸鑒入
僕志因顧老乞歸印本尚不見及今購得一部附奉

與太僕存仁書
尊疏懇切知去志益堅殊爲悵快更辱厚賜何以當之諸容面布

與曹員外璠書

承示文苑英華謹歸鄴架第卻昂八馬坊碑此無有唐文粹有之如便并假文粹一觀聚會甚難謹移期明日雖冗必求一過也

與李道亨書

內召不須憑也竚望早發久屈時時以公論言然聞者亦徒領之而已獨可因間略及顧何能爲力會面

不久不盡

與李延節書

太夫人諭祭文有輪撰者然常時亦不能速發今恐淹來使立促之及科中亦有相知免于封駁顧不能深効力也使旋草草

與姚太僕一元書

比承賜問茲又辱惠小錄而來教褒獎太過雖不敢當亦足藉手以見當世士大夫矣旬月間恩命再下進列九卿素受教者亦與有榮焉役人云已南駕恨不得從茗上負弩矢先驅耳萬望速還朝以慰當宁

之側席朱春元先有啟奉迓不宣

與朱文龍書

恭喜南北競爽實通家故人之光道遠不及遣賀今兄還附此

與孫一俊書

在縣候監郡者得相過從別後計偕已不及爲勸駕入京又不相值念高館清池坐對佳山時時不忘也適聞南捷尤增喜慰汝寧郡博曾再四托光州守不知爲致鄙意不友臣亦無由會聚先已寄書想達歲杪幸相見不盡

與林長興書

頃已具啟奉候朱氏白溪舊族號爲詩書禮義之家兄魁北闈弟復南捷可知雉橋文運之昌雖舊令與有榮矣况明府方任帥師之責乎諸凡可以優卹者必從厚無疑也覲期在邇奉晤有日諸具前啟不悉與丁進士書

比見貴邑得雋甚喜且合簪有日不勝竚望去縣後群小構會而監臨又無耳目人情世道可怪僕不能爲阿世取容至如保息養萬民所謂卹貧安富尤甚無媿也雉城編戶十萬豈得無一義士頗聞足下每

以公正發憤因及之諸與雉橋面盡韓許二同榜無
由致言爲乞道意

與陸秀才彥圭書

昨承過有悞拙稿向在途及到邢俱已散盡已寄信
于家中取矣顧敝帚不足陳耳何敢愛也

與顧太僕書

捧讀來教辭贍而理盡執此以往水西其無事矣敢
此附復
公爲前輩僚長去小子二字可也

與

頃在郡知爲前署篆者所媒孽又平日耿直所以見

忤每在此對相知者道之然
下考必須于親院
解之可也當有公論耳諸可爲公別白者當不敢默
也

與孟

去歲進賀來京荷蒙顧愛及出郊之日失于不知不
及奉送邸中一再領教具知雅操賢于俗輩遠矣何
日還朝復當聆此清論也僕雖匏繫于此負跼躄轅
下駒耳計不久須解歸偶便附此爲問草草

與王寺丞書

淑

所諭車戰今附之志後可以備一說然秦漢以來少

震川尺牘卷二
用之丘文莊公亦以爲可用于平原之地而用之險
阨不可馳驅嘉靖中朝廷用言者下其法又不知何
故中止也題名所載遷陞惟尊裁之

與李汝節書

家累勞神甚荷亦碌碌無足爲道只度日給更難耳
馮太老向與公中丘夜飲甚感其相知且對人有後
言非丈夫也何不相信又如此前已作書謝之幸再
爲道及有便不靳書信幸幸

與朱景運書

令姪還得詢近來動靜知舍甥并貴眷俱安好秋闈

定望高捷僕可以爲北道主人矣馬尾冠荷惠此間
事今姪當面道不具

與孫百川樓書

去歲過海虞會王笠洲因屬之爲書道意笠洲亦以
曲周事相托誠以作縣百責所萃雖曲周無纖毫差
失然不得不懼也恐有從其後捃拾之者耳在縣時
事僕不敢求尊丈私庇只求察于彼處民情而已若
問堯于跖不可也宋廣平責張燕公云名義至重鬼
神難欺此責在尊丈僕何所與太府公素相包容適
聞有讒者知盛德必不介意然區區有聞實不自安

望從容間及之朱進士還附此

與溫給事純書

左府掾顧君雖尚書蔭子清苦不能自給因討差回而途費又不給所乞例可以許推愛多矣甚欲請晤不可數瀆起居兼啣戢之深尤抱歉也

與

連候邸舍不獲遇荷蒙垂顧立談之頃如素交令人懷念不能忘也即行又不及少款媿歎之甚香綃聊申微敬附書乞省入

與王同知用章書

南還數有書候問未知得達否承罄歎之日不久矣粟儉菴舊以戚畹外調今竟內遷不閱月至八座敬以此望老丈也朱景運上舍及其姪朱鉉皆僕至親又太宰文靖公之從孫望垂拊卹餘具別啟不盡

與顧太僕存仁書二首

昨者僭言不知可採否易一請字非妄自尊其禮宜爾即亦古人待士之禮也校定猶未安乞換編校二字又進表出城在二月十七日至四月初入城所得盡其區區者一月餘耳入城後自以王抑所奏議有異論又待實錄所以經久緣向入城時見元老問已

完今作三月恐僕言近欺也此書僕但當効其薄伎
必不敢出名但事體如此幸勿罪其瀆也

又

別後見內江公甚惓惓于吾文云此吾好友也諸公
往往惜其去然聞臧倉之徒乃在舊寮案中耳仕塗
可畏如此有書寄姚函溪幸爲道意荆泉堵署丞少
年有事白下爲丘習齋所識拔者僕故人也茲以奏
方田事下都臺求僕致啓幸門下達之書中別無他
也堵君當面盡

贈行詩即席次張奉嘗韻托劉小溪奉寄後以不

容之語似乎傷時復改竄令兒子錄去想並達也

與萬侍郎書

駕還欲約知友送之郊外竟先日而去其高風不可
及賢于東都門外送者幾千輛矣僕黽勉于此頗以
楊子雲寂寞自解然思穎之心不能一日忘也太僕
志已梓完才一月而成又無考訂然於國家馬政因
革之際頗反覆深致其意幸賜覽有便不惜示教堵
荆溪還附候起居并附志書一部

與二子書

見周給事甚推服許太史亦時稱之只時文少稱者

蓋習俗之移人耳亦坐不熟之故如考過不及當中則如王伯欽不然人力亦無用也六朝詩三郎持去可仍寄來在家有一部要看自取看題畫詩方作書有此寄去即日已寄夏朝用使人今陳春野人去再附此往來書記日并帶書人分曉好查考

與李汝節書

尊使還後久不得音耗甚切懷念邇來想道體迪吉千萬保攝以迓天休光吏科常不相見未得爲盡言惟王文選見輒問之云陞擢有常格高老亦自不能爲主也其言云尔座主尊重亦難輕有再三之瀆凡可以薦達不敢不盡心也匆匆恕不盡

與林中齋書

乏便未得修候往屈宰邑雖與鄙人鄉曲同在畿輔而相去千里殊不相聞然不知何自有此陞遷此必不能事上官與鄙人同此拙直也今日廟堂常有公論計內召不久矣沈銓乃僕吳興舊治其父亦在官途實守分循禮之家茲以小官註誤其事已奏下幸爲雪之彼中有習爲姦猾軋沒者銓愚不幸墮其計耳比來有便諸望賜教不悉

與馮太守書

違教日久極用跂仰每欲通候不惟乏便亦以碌碌無可言者不敢數瀆也嘗見東源公首薦之章不任忻慰太僕志雕板將完容刷印奉寄請教吏來承禮物方憂薪米頓今妻孥生色雖上官之意實勞明公措置一如尊賜矣荷謝荷謝

與曾員外璠書

欲具蔬飯奉邀積誠已久祇因白塘行遂促期吾丈連屋決不可峻卻也兼坐無別客阜南亦又他出矣

與范司成應期書

比得稍遷且使公道暴白于天下老丈實爲之昌言

僕非有心祿仕獨是非不明雖見他人人事亦忿忿不能平况中抱鬱結耶則老丈之施厚矣古云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僕非賢者然老丈以此存心上賞之報天亦不靳之

與

違別久矣時見奏章所論皆國家大體非素負學識不能也僕屯遘仕路數欲自劾去比以元老厚勉留之非其好也堵署丞昔年太學知名之士至京上奏言其鄉方田之弊已得報可猶恐爲豪強所撓故欲拜謁門下僕以爲彼爲鄉里百姓非私家之事且監

郡自有定論然其意爲公正發憤惟恐不能伸耳僕亦欲因之奉候起居輒尔布此

上宋陟臺

竊惟明府蒞任以來布公平之政杜請謁之私此明府行古人之道也某豈敢以今世之人自處也然所以數數有瀆于左右者聞之新宮災子產三日哭防墓不修孔子泣然流涕今先世之塋爲姦民窟穴樹木已盡斬刈垣表已盡平夷神道壅絕祭享無塗窀穸之旁穿方殆遍壙郎之表灰埃蓬勃幽靈憤恨曾不及馬醫夏畦之鬼有莫大之責負不孝之名不可

一日自立於世此所以食不甘味卧不安寢者也曩者幸垂明聽勒令掃除德意甚厚柰盤據之徒多是衙門老役合并數家設爲厚餌誘買族人以爲地主雖有明限安堵如故此等之人蔑人子孫據其墳墓恬然如此所以明府有施及泉壤之恩而至今壅而未絕也律于發塚之條如知情買賣器物磚石薰狸平園之類纖悉必具先王豈以死者之故而病生者哉蓋愛吾之親故愛人之親也敬吾之親故敬人之親也不如是則孝子仁人之情有所鬱而不遂含忿積恨復仇相殺之士必多于天下矣昔柳子厚在嶺

外獨謂先墓無主晝夜哀號懼毀傷松柏芻牧不禁
以成大戾近世楊文貞公居京師遺家人子弟書惟
以墓木爲念鄉先達司馬虞公每歸省未及到家先
造塚上有光不肖爲世所棄幸守墳廬而城闔之內
步武之間杯土不保非特樵牧之害狐兔之傷而已
又念宗門零落而諸父兄弟尚守殘經服儒衣冠三
世之丘隴坐視毀傷曾不泚然俛仰天地亦何顏乎
惟明府哀念焉

與歸給事書

京邸聚會隔越歲年屏處荒寂無由通問近承書惠

之及深以爲媿吾家自賓客以來竹帛無復紀載至
勝國時頗有達者迄於本朝淪落二百年矣曾大父
出宰山東未踰年歲以疾罷歸宦業不遂今吾弟早
登科甲陟清華之選勲庸可期所以振長洲晉陵之
績者其在斯乎僕生本迂愚老而彌拙荒江寂寞之
濱當與田夫野老歌咏太平而已留都貴人如冢宰
王公宗伯孫公皆嘗辱記其姓名而光祿趙公稱獎
尤至然恐終不得執鞭門下真成異世知己之嘆矣
舍親張上舍承推愛引進甚感狄博士行因託奉記
狄君厚德君子也安貧守道同榜中竊爲可敬者草

草不悉

上王中丞

前歲自吳興還即求解任其爲口賤淺鮮于進退比數于當世士大夫真如所謂江湖之雀勃解之鳥曾何足以爲多少豈宜辱聞于門下然以明公之在位欲使天下之士皆得其所某又受生平之知使若甘自錮于明時不一言以受其汶汶亦爲大愚而有負于明公矣顧前所爲書言語粗鄙不知忌諱乃辱俯賜教答不惟不加之按劍之疑而復有抱王之喻捧函跪讀不勝感嘆今世王公大人之于貧賤之士與

之相答應如響者少矣于今世而復見古人使某之爲書者亦遂不愧于古人真足以爲有激于天下也某敬受誨言勉自策勵于五月內已至邢治頗詢訪其職司之所宜爲則校牧之事縣皆有令以與民相親而能知其疾苦且今邢之馬政頗便于民而今實能辦之郡不過以文移爲所由而已郡若欲有事反爲擾民而徒委之縣則無一事而民與有司皆安之此乃以無事爲事者也因自喜其職之易稱顧官舍迫隘又無書齋連日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度曲柳爲架亦可度書數千卷庭中鞭笞不行簿書稀簡可以

終日閉門怡神養性賴明公在位使得苟祿免于罪戾以去爲幸甚大因遣人受所得誥命附此候謝無任惶恐

回湖州府問長興土俗書

長興縣地界湖山盜賊公行民間鷄犬不寧自廣德宜興往來客商常被刦掠告訐之風浙省號爲第一上司雖屢有明禁及其訴告未有不爲難理者蓋以敢爲欺誑其詞足以聳動之也至于株連追逮或至數百人經涉司府曠歷年歲民間惟擾不能安生田糧雖有定額其俗以洪武祖名爲戶徵收之際互相

推調有田連阡陌而戶止數畝者又有深山大戶終歲不聽拘攝者緣吏治苟且養成此俗已非一日雖有龔黃卓魯之政亦非期月之所能見效也

與徐龍灣

竊仰下風之日已久顧無由得承顏接詞又以平生嗜好與世乖違獨非莫知獨是莫曉妄意欲以俟後世之調音者不意公乃見記姓名是孔北海猶知天下有劉備也旣自喜且自媿比得爲令貴邑山水清遠甚愜平生之志然不閑民事僅能漱石枕流而已翰教褒假過當僕何能有望于前聞人不敢當不敢

當厚賜恐再虛遠辱涉不恭之罪并來翰並拜領

與顧文載

瀕行匆匆不得少言深念涼薄不足以虛拘賢者承過愛乃肯俯就僕于此有愧多矣兒子日漸長大早晚乞常告諭以忠孝大節及進退揖讓出入之際須有法度仍禁斷不得與外間人游恐漸染澆薄之風僕在四千里之外而家室露居荒江之濱萬非得已此雖親愛亦莫能知其深者願足下深加顧念視如家事此古人之節也其朝夕飲食洒掃諸不能周謹兒子當受其責此亦所以教之耳自廿五日闔門發

舟無日不陰雨懷抱殊惡因船人東還附此安亭地僻家信不能通乞足下于沈子善陳子行處附信惟欲得平安二字而已

與殷徐陸三子書

頃造精廬獲奉風旨迫于畧刻言別悵悵承及貞女事諸君子慨然有烈丈夫之風愛莫助之再奉記事一首前所述頗踈畧當以此爲証此皆得之衆論無一語粧飾但不知于史法何如耳少時讀書見古節義事莫不慨然嘆息泣下霑襟恨其異世不得同時至于今者著于耳目乃更旁觀遲疑如不切已豈捐

軀之義無取于當年英烈之風獨陰於往代耶秋暑未面餘惟自愛

與李浩卿書 二首

書至極喜足下之不忘于學每聞前輩讀書必根求理要近年已來場屋取士專事浮華不務考求聖賢之言而惟音響之爲攻學者群而趨之束書不觀剽竊補綴恣其口之所出筆之所書徐而扣之茫然不知也足下獨不惑于流俗而屹屹求聖人之意于傳註之外可謂有志者矣間隔百里不能特扣足下之所習然即此而知足下之學未嘗苟也僕新春已就

山居地頗幽絕顧極病之餘氣力甚弱每一開卷輒作倦態負此白日殊爲可嘆朋友中惟章翔極長進近以時義數通相示宿老學生當束手矣餘亦碌碌未見有進益者子今在家作何課程想年來亦甚契濶荒郊寂寞之濱倡和之音頗甚落落不宜相失如此也所聞疑義附書別紙病中草草不盡春和千萬努力自愛

又

益舟還脩道諸公之義舉欣欣慰慰向日紛紛只爲元克漏網烈婦受誣此千古之恨以此發憤更不思

及其他今諸公既如此旌揚則此女當暴白于天下
誠大快也僕與此里之人忽見天青日白更亦復有
何事哉僕與足下數十年相知未嘗不黯黯而居默
默而處今日豈欲揭日月求聲譽于海濱草野之中
乎唯記事一首乃僕自以為必可傳者少好史漢未
嘗遇可以發吾意者獨此女差強人意又耳聞目見
據而書之稍得其實但世人知之者絕少要以示千
百世之後耳益舟云虔伯亦疑此文與獄詞不相合
此殊不可解足下可取熟勘豈有不合者况史家自
宜直筆豈可窺時人向背如是則古無南史董狐矣

張耀前日已有印板僕已囑其勿遽出今收在益舟
家送去二冊大率為相知者亦宜秘之即如前兩書
亦然但亦望且勿示人恐益為不知者所議耳昨已
作書道此意為即欲西還恐不能即見足下復為縷
縷本意只為烈婦其餘皆是末節僕雖遭人唾罵亦
不須復計也為知己者故不覺多言至此

附唐道虔荅友人問疾書

承尊翰下問適入夢中有失酬荅僕之賤恙雅與眾
異他人病瘡多氣亂僕緣病瘡神轉清寒熱作而藻
思溥不復足為兄談矣昨夕于瘡也就枕之後一念

感慨心雄萬夫應制之撰述面君之議論原祖宗之
綱紀究廟社之安危廷諍千言且有條理乃遂蕩清
宿惡扶植天常明揚幽沉剔抉滯蠹事之就緒謝政
東歸素願大慰則夜已過分矣此疾不知當屬何門
而治之當用何藥也投以神明之劑止其鬼慮之滯
恐非庸常可與故僕未敢試無妄之藥承兄愛厚輒
述病原觀畢便擲還小僕勿令世人知有此怪症也
余友唐道虔以歲待選京師病痞因友人來問疾
荅之如此道虔既歿其家得之篋中亡之有所負而
不獲以施使之至于淫溺爲病如此可悲也夫而道

虔竟以是卒其可悲也夫丙辰秋九月世美堂書

與林平泉書

久失通候前歲南還見令弟于濟州具悉近年以來
動止常以公膺海內重望要路在前而獨逡巡不進
所以嘆息以爲非今世人所及也今時所患乏材耳
明詔起公付以成均之任必能作成天下士類一變
向時靡靡之習以待國家不時之求此可以爲世道
賀也有光竊伏草野潛居默處不厭深渺豈敢通書
于貴人之門顧謂公非今世人則可以無嫌然亦有
不得已者有光之友周士洵以應貢在京師日久南

還即過留都思念老母欲乞假歸省以此托有光代
言仰求公寬大之惠此亦古所謂裳裳者華魚藻之
義公必不以爲拒士洵故司寇玉岩先生之子文學
行義爲鄉里所推重今日考較六館之士士洵最在
前列計亦獲受知于門下矣簡率奉瀆罪甚

與林內翰書

自承在京枉書沉滯逾年而後得之屏處江鄉少接
人事無由附寄及旌旆南還相去澱湖一水謂當躬
造以慰傾仰之私不宜徒以書爲而已也而衰門多
事加以貧病跬步不能自達遂亦竟不能以書奉答

吾兄一出便係海內之望而其實又足以副之榮名
顯宦世所慕艷而方逡巡退却以觀于古人之際如
某者老大無成猶以祖父在堂尚須祿仕再進再北
愈馳騫而不知止其亦可爲憫笑矣此宜其所以不
能奉答也去歲鄉間有烈婦事其祖八十老人每日
扣門必欲得林翰林之文以書墓上之石某以數失
禮于左右不宜輕爲書今老人病不能行其父又來
請吾兄方有史官之任使其事得有所托以傳其死
可以不恨輒致其人之意而非所以奉答于左右之
禮也附上書狀一首

與宣仲濟書

某頓首仲濟宣君足下自足下之寓吾崑也僕始得一見以爲溫然君子既而聞宣烈婦之事益慨嘆以爲此即向所見宣生之姊也及觀足下所撰述數百言凜然如見其人又喜烈婦之有弟可托以不朽也僕向許作傳因循未及論次茲當遠役須俟少暇爲之夫烈婦之所自立者難矣此理在天地間昭昭耿耿千萬年不滅傳與不傳此是吾輩事耳如烈婦則何假于此向與浩卿語及旌表令人憤懣使者徒知藉天子命作威福不復知紀綱風化爲何物此亦非

一日矣然龍逢比干當時亦何嘗旌表哉人去草草明當奉晤不一

送王仲山書

欽承高風末由瞻覲向日山居之記實乃致想之深雖辭旨蕪穢而神馳于烟波崖石之間如磬欬于真人之側者然非敢以擬古人也公不加鄙斥賜之哀賞不自意遂見取于名賢獲華袞之榮爲之大喜過望而內顧儻然無當卒又驚以疑也更辱名畫及禮幣之惠以先公墓石見委敢不黽勉承役自効于知已使旋草率奉布不一

與嘉定諸友書

僕爲奔車所傷苦腰痛久卧城中比因亢旱家人乏食扶曳到安亭見里中人爭言張烈婦事驚惋累日嗟乎烈婦已矣今日彰善瘴惡固有司之事而發揚之以助有司之所不及者亦諸君子之責也聞貴邑張侯慨然欲正爲惡者之罪且將申明旌別之典衆庶忻忻有望茲者獄久不決而檢驗之官屢出竊恐元兇漏網而烈婦之心跡無以自明僕之不佞得托交于下風欽諸公之高誼以爲可以明白頌言之者唯諸公而已竊望于釋菜都講之餘不惜一言以申

烈婦之寃以救東南數千里之旱唯諸公留意焉而或者之論以爲致人于生可也致人于死仁人之所不爲也不知生者可念則死者何辜烈婦之死極其慘酷凡有人心皆欲嚙而食之元惡大慙暴戾恣睢據人之室竊人之財殺人之婦此而不誅人將相食國家之典法亦無用矣或又以爲賞罰有司之職士不得而與焉夫平常一政事無與可也邑有大寃大獄有司方垂公明之聽而士懷隱默之心則亦無貴于士矣居今之世耳目所及可以忿嫉者何限顧非其力之所及則已僕以爲烈婦之事諸公有可言之

義輒緣春秋之意以責諸公又恐道遠諸公不能詳
敢述所聞云事具張貞死事中

答唐虔伯書

向者張女事一時人心憤憤竊恃知愛輒移書相曉
欲望少申匹婦之冤僕愚且賤未嘗敢干有司之政
也茲復承教以所不及顧愚何敢復言但吾兄猶若
致疑于其間者竊恐惑于先入之言而未察于衆人
之論大率安亭數百戶自七八十歲老翁下至三尺
童子言烈婦之死有詳有略其謂守義而死一也言
諸兇之惡有詳有略其謂朋淫殺人一也古語有曰

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孟子曰國人殺之此足以蔽其
獄矣至于當時下手與惡少主名自在明察之官反
覆參訊可得其情實况以十二歲女奴爲左証據以
成獄豈有冤者夫四五兇人入人室內殺人如屠犬
豕踪跡往來口語籍籍豈爲難察之獄天道昭然暗
室屋漏誰謂無人知之哉所慮獄詞參錯終得逃死
亦恐非的然之見僕以爲一吏胥之事耳今天下斷
獄有不得其情者矣未有不得于詞者也情苟得矣
何患于詞之不定四人因奸強逼而殺雖其初謀奸
而非謀殺其後實謀殺而不止謀奸何謂非同謀律

有造意同謀之文何謂非律意天下之事宜壹觀以曠然度外之見若夫拘孿顧慮牽于流俗之說情可賞矣而曰法不應賞情可罰矣而曰法不應罰往往支離膠擾節目日多刑賞乖錯徒爲具文人心世道日趨于下真可嘆也或者又疑烈婦之死以羣兇之威力不能保其不污夫烈婦苟失節矣必不至于死誠死矣一死足以明之今號爲丈夫者媵阿脂韋小利害遂以瀾倒區區女婦亢志于羣污之中卒以死殉然復云今世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此天地正氣淪沒幾盡吾輩宜培植之使之昌大不宜沮

抑之使之銷鑠此等關係世道不淺若使爲善者以幽微而不錄爲惡者以便文自營脫禍則天下之亂何所及哉前書頗有抵牾今續上紀事一首稍爲詳覈此皆出于衆人之論僕初無喜怒于其間顧以爲天下之公理如此耳所望于吾兄共成此鄉邦之美事然亦顧其力之所及者爲之而已草草不次

與王令書

蒙准分析大戶實大人君子無窮之惠非可言謝而里甲復浮言狐疑相仗未得決絕所云軍戶不宜分析一節此乃小人無知妄引律令而實不知法意也

家下軍籍在十八畝原未分析此律所謂人戶以籍爲定者也今十年所造之黃籍是也其遞年出兌在二畝者此今所謂隨時所籍納糧當差者也今每年所動之實徵是也戶口之版籍雖定田地之買賣無常計本縣在籍人戶八萬有餘而軍匠厨灶等居其大半其納糧之田何嘗盡歸于著籍之戶哉姑舉一二大家如周康僖公亦一保軍籍而戶田乃在八保王思質家今隸太倉州軍籍而戶田多寄崑山可以知其餘矣彼在隔州者尚不能以土斷豈以一縣而有分民哉若依里甲所言必歸十八畝復與一族之

人合併出兌所謂釋輕負而就重負散小儲而成大儲甚非執事者所以優卹加惠之意也爲此再瀆明聽仰唯照察不宣

與廖永州書

有光頓首啟桂坡尊兄先生大人執事頃過淮南得奉光儀十餘年懷慕之情頓覺釋然迫于晚暮不及躬拜堂下明日爲同行所牽挽即解纜而去回首湖波故人已在雲烟浩渺間前十年懷慕之情復在也秋間鄉人往淮上附書知有陵零之遷日望吾兄召還此行實垂素望然南楚號爲清遠在九疑瀟湘之

間追踪元次山柳柳州之遺跡如此爲吏不俗矣僕
偃蹇恐不復能自振第以祖父在堂老祖今年九十
一老父亦逾七十家世讀書未有光顯在位者每至
秋冬計偕二老人躬自督勉上道重違其意故屢誦
而猶不止也戊午之冬當復北上計兄此時必官禁
近晤言之期倘或在此年家方古岩先生赴南安附
此奉候起居相望數千里臨書不勝惆悵之甚有光
再拜

與李中丞書

有光頓首啟羅村大中丞閣下去冬辱手教兼承厚

貺迫行不及裁謝即日伏唯台候萬福主上寤寐英
賢公資望日隆不久當膺大拜可以預爲天下賀王
湖赴官湖南區區宜因附謝且申契濶懷仰之私又
有一事所當奉聞者執事登朝二十餘年迄今位躋
通顯諸子循循門戶寂然鄉邦所共嘆仰而僕近日
以虛舟相觸然類其中有隱蔽者恐道遠傳聞失實
以致重得罪于左右輒爾自疏卑污瑣屑宜不足以
垂省祇增慙悚而已老奴歸吉吉之子歸憲憲之子
金龍爲屠沽貸陸山銀負息未償山禁繫考掠以死
山乃陸賣婆之子或云令倩管氏之奴也僕以告澌

山表兄報言貴宅絕無所與僕猶以投鼠忌器之故
止乞葬埋而已陸山負依貴宅迫令燔屍方與銀一
兩其子金紹寃痛出告而紹又賣身王四家非僕所
制遂連及令倩已自詣縣此時貴宅之人盆涌而來
令勿出而令倩已自詣縣此時貴宅之人盆涌而來
吏受頤指反坐金紹杖罪時五月暴露尸蠱流出臭
聞數里而陸山訟勝張樂子弟扮戲誼飲連日識者
爲之嘆駭金紹赴訴南臺僕不能禁也及縣奉牒相
檢多有致命傷痕而檢官佯作受賄朦朧覆護已而
陸山屬書手至家寫招反坐金紹流罪時家奴有在

縣比較者遇顧銀匠等五十餘人于儀門簔擊蹴踏
幾死僕密使擡歸救療不以告人也僕以金龍之死
蔽罪者在陸山而不意管氏出而與爲敵陸山之所
求庇者在管氏而不意貴宅出而與爲敵非意之所
及故有虛舟相觸之喻且陸山殺人宜得償死僕初
與澱山言之及告令倩止欲求弊衣杉槥葬埋而已
貴宅乃反窮治又坐死者之子以流配僕家無錢收
贖陸山亦不容其收贖是殺其父而并欲殺其子此
識者所以有爲嘆駭也今聞陸山懼金紹再訴已遷
入貴宅又方檢驗之時主簿坐廠棚下忽報大相公

送書又報三相公送書瓦楞帽青絹衣襪者須臾之間數四狎至其爲假托壞法不可勝述抑僕不能無疑于賢郎者若明告貴宅欲預其事則今人知所斂縮旣言貴宅不預其事則宜壹付之于吏議今不明告而陰助之愈力譬之虎豹之噬人人則知所避而射工沙虱之中人人則不可逃此僕所以不能不致疑于賢郎者也賢郎仁厚素著宜不至此近來投靠頗衆多無賴之徒自爲己地所以結黨求勝賢郎不悟爲其所賣實不能爲貴宅造福也望執事貽書戒戢如前無賴之徒汰其甚者以崇令名自以少荷知

愛不自知盡言至于此亦恃公厚德偉度必不以爲忤也僕平生與世無競况今殘朽擯棄顛倒狼狽之餘喑啞伏匿乃其所宜不幸此奴祖父所畜有如雞犬爲人所斃豈容不出一聲陸山殺人當死而僕乃爲之乞弊衣衫樵亦可矜矣而事勢相擊又類以螳螂之臂當車轍者故具其本末如此又西門借房人范岳負房銀三兩因投貴宅房銀旣不肯還又私將磚牆石岸俱與沈相沈相者亦是貴宅之人今見家下人往來西門與范岳有言范岳輒欲歐打送縣此事亦望裁處

送徐鳳竹書

頃辱垂顧即造舟所會都公輿從塞塗候久之不去
日暮主人具宴遂留刺而返欲俟高秋登堂展賀不
意旌旆已行徒用悵然敝親楊堪以醫爲業以仇家
構陷謫戍松門堪本海虞人贅居安亭乞念桑梓之
情垂覆盆之照無任感荷草率冒瀆并希鑒宥不具

送婁江書

向旌旆臨縣又辱寵頒天雨不能造舟次以候起居
公惓惓不遺故舊而野人之疎略如此然愈見盛德
之不可及耳今在貴治非通書之日也茲有醫士楊
堪註誤有松門之戍其人與僕有親因在公之宇下
仰冀生成之賜此亦人情之所不能辭而有望于左
右者不以干瀆爲罪

送周澱山書

久失奉候爲罪淞南兄所延師聞已辭去浦子和家
貧苦學在隣舍故具知之又居制中無考試往來之
擾特求左右委曲轉達處之賓館不唯使貧士得所
亦不悞諸賢姪也

回答太倉州學生負錢華峰書

易齋公真所謂隣國之民仰之若父母者惜辭陋不

足發之前書極荷相知之至其他不必屑屑介意也
與縣尹啟
邇者亢暘爲災米價騰涌家如懸磬人不聊生足下
以敏妙之資庸煩劇之寄勞心撫字不遑寧居顧以
剗殘之縣適當災沴之仍部檄紛紜公帑罄竭旣無
可發之粟又無可散之財深惟權時之計獨有平糴
爲宜蓋境內富家頗多積穀即以民之所聚稍復散
之于民上副監司守令憫惻之心下紓鄰里鄉黨垂
絕之命揆之事體豈拂人情况操其竒贏乘民之急
自春至夏已獲數倍之滋由是以還稍捐毫毛之利

豈以相厲斷在不疑斯今一行誰人不悅茲者隸卒
到門手持牌票糶米大戶亦及寒家顧僕素甘貧賤
之分初無富貴之名先業數十畝悉轉鬻于他家兄
弟五六月皆教書而糊口前歲避俗讀書安亭愛其
地頗閑曠見其田皆荒蕪遂與生徒謀治經界捐一
金以易數畝期數年可致大穰豈知賣者幸脫于負
擔買者已入于網羅良由土地磽瘠溝渠廢淤去年
霖潦稼不登場今歲旱乾禾未入土因人棄而致我
取冒虛名遂被實禍饘粥不贍于朝餐陪貶已困于
歲課蓋數口之生涯如此雖一縣皆笑其所爲在于

糧里皆所明知顧彼小人熟于行詐每行一事務在欺公以今監司之督責守令之仁明不肯成其美政輒欲徇其邪心用以壅閉德意沮撓明法即如鄙人之一家則貧戶之濫報可知富戶之影射可知矣本謀有米之盈以補無米之乏今責有米于無米之家以無米而代有米之任則貧家之糴益艱猶割肉以療飢富戶之價轉高譬揚湯而止沸貧家以私糴之貴而應官糴之賤富戶雖減直于公而實高沽于私况富戶之米徒盈而貧家無銀可糴其于初意豈不相悖哉昔朱子社倉爲浙西良法後儒猶謂非人不

行蓋俗媮人僞法立弊生故欲澤洽而惠周必須循名而責實今日平價之令唯以責實爲要欲行責實之政先檢貧富欲定貧富之差必嚴賞罰之法蓋金玉輕微藏行把握米粟散漫必用困倉乞令原報之人先檢寒家爲始或有斛米儲積何處或有斗粟寄頓何家或先曾糴與某人或先曾運至某處如果有積米即願沒入以絕豪戶撓法之弊如果無積米乞論罪以杜奸民罔上之端有積米而不沒入則豪戶之撓法猶故也無積米而不論罪則奸民之罔上猶故也如此則富者豈肯甘心以效樂輸之情貧者豈

容安堵而受平價之惠哉夫以足下孜孜爲民無所不至鄙人在于鄉黨差爲自好若欲徇鄙人一人之私不思百姓之艱而撓公平之法非所以望于足下若欲規積米數金之利不思百姓之艱而乞哀于足下亦非所以自處者所望足下嚴賞罰之法以檢貧富之實檢貧富之實以行責實之政行責實之政以持平價之令將使齊民俱蒙其實惠私室亦免于刑誅事有相及敢逃出境之嫌議實至公庶遠扶私之誚唯足下裁之

與吳江無錫諸同年

久不承動靜無任懷仰彼此聚會嘗在三千里之外而不能相期于一舍之遙此可嘆也去年海上之驚寇難日深吾邑剝殘尤甚四境之內無地無兵可謂焚林而畋竭澤而漁矣當事者竟未有長策以禦而有司日以賦斂爲急東南之事有不知其所終者何如何如

與張通府東

城外積聚實爲餉賊之資前日曾面啟乞下令剋日搬載入城今經三日未有應今者但聞賊在新塘徐監生家運米滿載而來恐有攻城之計是我受坐困

之勢而賊反得因糧之便也更乞嚴督各鄉積米之家如仍前梗令即以軍法從事或聽百姓隨力搬取或即放火燒盡及餘麥栖畝亦乞督促即時割刈送城海上用兵三年我師所以不得志實在于此而議者不察也不然以飢疲之賊深入吾地雖百萬之衆其何能爲哉軍旅之際非威嚴不行乞賜采納賊自新塘載米西行必由新開河從真義出此往蘓州之道也如有攻城之計必南來過北門出東門宜密于北門或北城灣俟賊船經過用佛郎機鉛銃打破其船但賊過北門必從夜來當謹備也

與葉子寅柬

七首

向日冰溪見過相邀不能久待遂失接也許惠菽園雜記乞付

又

承召會適在嘉定不及赴爲歉大已近要得行狀家傳乞即示祭文當并寄去也

又

連日俗事因循苦無佳思爲使來迫促草草爲之不能少有盡于先公奈何奈何

又

陳謙甫生事頗落莫令親家存愛爲令壻延師得爲
留意甚荷誌文連日有俗擾不能下筆即一二日間
送去不悞也

又

連日多過從飲酒極少清思略得從容爲之即月內
送去無悞耳

又

劉承賢吾黨須共一奠然爲雍里之葬必初五可齊
昨見王江亭齋昆季共議如此幸裁之

又

聞子欽欲謝去將荐沈敬甫代之其意良厚敬甫經
學甚精尤善開發秦王二家子弟俱有文理皆其功
子欽必能詳言也更俟面布有光頓首子寅內翰侍
史

與徐子檢柬二首

敬甫家禍殊未有處足下識達事情能以弄丸解兩
家之難否前事都不必追論也

又

奴病不足賣邵君徒藉左右爲之先容耳自後若知
其所在乞示知當往拜之也

與周澱山 二首

通家不得一晤殊恨昨自京口渡江即從六合行十
二日已抵郭外寓報國寺得董御史薦剡想此時公
亦有聞也前年在部見高老甚加惋惜及會芳洲抵
掌而談此事向寂然無及者董公乃有破格之請可
知海內猶有人不覺有貢公之喜也

又

江都爲相之日更辛苦于下帷之時黃童白叟歌咏
于田野朱衣紫綬讒搆于朝廷不見河陽之褒反被
相州之譴今日歸田之計已決候代即行不久奉侍

恐勞見念先此啟知

與沈養吾柬 二首

到舍見敬甫即問動靜欲宿留聞東邊切近寇兵次
早即馳出城北到東家人踉蹌出走常一日數驚今
稍寧定然日夕視東城爲緩急未得還城一相見甚
念甚念行促良苦還見鄉邑倥傯如此殊爲不堪雨
雪霏霏界上行色至今使人不忘也昨得邸報臨淮
侯以水軍十萬浮江而下至寶山與余楊二參將共
勦賊未知已到否賊勢城中宜知其詳乞示去人賊
若稍退便可入城相見矣諭及諸怪異此間宅中亦

有白毛生往來人說松江城中亦如此可怪絕句三首謾往併與敬甫子敬觀之

又

來書極荷相念之至山妻在殯便欲權厝又大草率以此遲疑累日幸少平靜而賊勢日橫十一日始攢于西園方上未訖前晚有沙舡泊市中市人皆驚恐一夜走不絕天明始定今亦惴惴然如在邊塞上日候風塵即為走計耳宅内生聚不百口一舉足皆有流離之苦不得不稍鎮定之所論賊勢政如此東南承平日久吏無知兵者若使知古方略一太守縣令

能辦之矣今嬰城自保不發一矢忍以百萬生靈餌賊今賊得氣將來蔓衍未知其所極也聞蔡操江奏倭寇不過三四十人皆蘇松人欲反耳徐閣老以闔門百口保無此事又聞近日任少府獲賊帥于蔡衙前未知信否有便更乞寄示賊據新城陷上海今其意在南翔專候若到南翔即携家行矣匆匆殊不盡東倉之勝足以少割之昨日焚燒上海略盡其勢未已也欽甫時相見否併為致意

與新縣尹東

有光屏處荒鄉久不入城市昨因遣僮歸鳴之小西

門市米兩日懸望不回有隣人來報所遣僮見宅內
群馬放牧與馬夫爭論相毆致被豪惡弓冲差家人
孫璧糾合馬夫水手捉打傷重當卧捻甲馬良家孫
璧慌張挾同義弟王錫與水夫搜髮投縣告稱搶擄
虛情將歸鳴于捻甲家擒拿送縣即時極刑虛招詭
名十一人搶孫璧銀十三兩有光向在鄉荒草滿庭
止有孫阿三守舍亦被擒拿拷打闔門抄捉如同反
虜乘夜將私馬一匹繫在庭中指稱官馬詐害竊唯
新政大人縣中傾仰以為鸞皇之瑞而鄉邦惡少挾
公濟惡反恣豺狼之威在國家既有明法在鄉邦亦

有公論伏望仗義扶持幸甚幸甚辛酉七月初八日
有光白

與王子敬書

寄來文字皆看過但說丁田開口便不是病源只因
王太守變亂其勢必至有今日之弊今皆說其法盡
善止為後來行之不善却是附和書冊非當時與諸
公原議不若察院原來文書反無偏主便可依他說
松常鎮用舊法如何民無他議惟此何故紛紛利害
便見矣不攻其本止就末流上說甚好笑縱如新太
守復舊七厘八毫不點差只恐一二年後點差增加

復如今日也朱子嘗言論新法者不爲不多能識其病源中其要害者殊少宜介甫詆以爲俗也論天下事多類此如何可哉只是我輩說不出官是西北人如何曉得欲入城商議爲往來不便亦懶作文字姑俟月盡相見議之陶節婦昨大風中爲作得秉筆更似嚙冰雪也藁在敬甫處

答王參政

衰賤之跡不足辱仰門下公顧以古人之禮處之不自知其不能當也吳門匆匆瞻望行旆豈勝惆悵所命書以舊業荒落更因迫促尤恨不能盡心耳復承

手教并佳貺倍增感愧使旋草率附謝不盡

與縣尹書

昨以事晉謁幸蒙照析奸罔使士類增氣無任感荷茲復有事奉瀆鄉先達夏太常先生歷仕五朝恩眷優渥吳中縉紳之家夏爲稱首今賜葬東城自楊文貞文定于肅愍李文毅諸公以下皆有論撰碑版照耀至今詩書之澤尚綿延不絕其冢孫夏某近以事誑誤尋知高明已得其情而察院亦有寬貸之意誠恐左右猶碍于成案未肯曠然特賜解網之恩是以區區輒復有言蓋憫賢者之後以緘芥連累挂名刑

書終身無以自雪亦仁人君子之所念也此係鄉邦公誼有此再瀆希鑒宥不宣

荅王太守書

鄙人無似辱公禮意勤惓茲又蒙遣縣賜來羹果深愧無以當之前月二十九日奉命編次恭簡公集略讀一過即移書先生之門人周士淹士淹出所藏本以相參訂頗爲精覈而先生之嗣子李續過舍一一與之面定可繕寫緣此書當自詣府親送而李續奉命來取即已付之家居去府城二百里出入甚艱頃屬老父小疾未能遠離少間當趨庭拜謝不任悚息

與趙子舉書

丁未歲龍老主考吾兄在刑曹得承欵晤至庚戌吾兄以艱去遂不復相見龍老復主考撤簾後僕見之里第時孫祭酒在坐相與嘆息臨送出門有不能相舍之意京師諸公皆云龍老兩主試不以予爲拙而每以失子爲恨此古人之所難也龍老云逝以龍老之心爲心者唯有吾兄而已不自意間濶如此二十餘年來如隔淵海沉沒至底平生崛強亦無有望世人相憐之意而不能忘情于兄者思龍老而不得見也自別後龍老旣亡以爲大戚而妻子相繼歿歿江

上之居尋遭倭奴剽掠遂棄之荆棘中薄田歲不收
重有輸糧之累祖父尚未即窆而先人復以去年四
月中痛割齊斬之不葬者殆至五六亦人世之所未
有者也獨愛嗜古人書今皆已荒廢嘗于汴中得周
易集解因悟古人象數之學微見其端亦復不能究
竟近世多欲重修宋史以爲其簡帙之多夫苟辭事
相當理所宜多亦何宜于多僕于此書頗見其當修
者以爲不在此有志數年而書籍無從借考紙筆
亦未易措辦恐此事亦遂茫然矣玉城兄有滇南之
行道經貴陽必獲相見托此爲問鄉里故舊如玉城

長者亦不可多得吾兄奉璽書殿此南服有分陝之
重望譽日隆不日當膺簡召非鄙人之所贊述者伏
唯爲國自愛不宣

悼亡報人小帖 五首

修身學道逾四十年與世無緣獨有一妻自謂佛家
所云隨意眷屬也不知作何孽天又奪之如此痛毒
耳自居窮里終日閉戶每對斯人百年之心如有所
寄今已矣文舉舍我去吾何用生爲

又

命運畸薄少偶寡徒曠然宇宙得遇斯人一旦失之

胡能不悲不知者以爲慕容熙李後主之比大不然也吾與吾妻非獨伉儷之情別有世外之交此情此痛不能向人道也衰世薄俗朝死暮忘曾無燕雀啁噍之頃吾于吾妻任情哭踊尚不能及古杖廬之禮人猶以爲過可痛也

又

杖而居廬有二年之喪吾未能行古之道唯有一眶淚不能爲斯人惜也

又

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痛哉斯

人斯德千古難遇吾哭吾妻又非禮之所載也

又

嘉靖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子妻太原王氏卒于安亭之適寢予與同艱難十有七年哀痛中念鴟鴞之詩斯人斯心千載以前人能道之字字皆予今日之涕淚也兒子福孫安孫幼不知因書以揭之西廡及其長庶幾能識其母亦俟入廟且以爲登侑之辭云

與傅體元書

昨見子敬寄來丁田文字不論文之工拙但依違兩可主意不定不曾說得向來本意有負使者郡太守

采訪之盛心更望足下與子敬從老吏根究利害作一議借前箸籌之或尚可濟天下之事不在大此法起于一二小夫淺見街談巷語顧九和在告熟此言後來入閣銳意更變霸州出其門下特承迎之主意原不好吳氏被其流毒二十年今不攻其本却從枝葉上說殊不可曉即如撥役時必不能復使之出銀今出銀便禁不得他撥役祖宗以來一百七十年不見有司于撥役外增一役如何議書冊不過二十年乃至增銀自七厘七毫至四分有奇此亦易曉原本實在變法光甫如何却極口稱贊他取于下有漸而

不偏用于上有經而不過如此又何容別議耶此如論新法而反回護金陵也吾等心知其害承有司虛心訪問又不端言與小民同其喑啞甚爲可嘆平生爲時文不肯學黃口兒語以致困窮今垂老無用世之望矣諸公壯年于天下事不可不隨事究心庶它日立朝爲有用之學也

與戶部盧冠岩

自京邸得接顏範忽忽三載瞻望留都五百里間不得趨候爲歎其棠之愛與邑中父老無日忘之也諸生秋試還尤道盛德眷念敝邑之意仁人君子之用

心過于厚有如此邇者宗主趙老先生臨試敝邑考校之餘以三等定黜罰生負嚴約事尋得昭雪公平正大之心略無係累誠後學之所嘆仰茲有生員夏禹功家貧苦學年止二十餘為倭寇迫逐室廬蕩然寄居祖墓之側又鄉先哲夏太常之後在家孝友素無虧玷前亦在行劣降革之例一時諸生蒙宗主俯賜清問方為嚴約事不能盡言及此是諸生之有負于宗主也某等竊願有求于我公冀得轉布此意嗟枯吹生在公一言而已不知肯賜垂納否自古惟大治之世天下之人無不可以盡言者某等區區僭越

仰見宗主公平正大之心亦恃我公之所以垂顧于敝邑者

與通判張德恭

適具短啟仰瀆尊慈非敢因緣謦欬以俗事相干特以少從學于張僉憲碧厓先生後與其孫締姻見其困頓流播又有從而下之石者為此區區少布懇悃今所乞止欲求明府一准憲牌起解其他不敢曲為之辨亦非一時所能了者但敝邑之俗每一事即有居其中間其人足以脅持上下所在輒能破人之家蓋今日之自謂有權力者明府必能洞識之十五年

前張僉憲今已矣弱之肉強之食亦何有窮止也所望明府開一面之網以惠羣獨草草

與王昭明

壬寅之歲播越山中得日領教誨方爾還定而公處有遠役隔濶遂逾一紀老大以來唯有孺亨與相親依不意遂至溘然身後事極可痛心聞公往來吉水永豐間頗以自得而二三年間雙江念庵相繼凋謝顧公亦何所向寧無顧念桑梓之懷乎恭簡公集向王知郡委校定僕不敢自專並與孺亨商確而李純甫不盡依用也公邇來當益復深造不知有可以見

寄教否僕晚得一第而祖父皆不在世千鍾不洎吾心悲徒增傷痛耳今當爲今太湖之濱采山釣水聊爲吏隱無足言者同年胡原荆之任附此不備

與歸子建

子遇來知足下有亡子之戚僕少滯未及奉慰須用排遣四年前原無此兒也前在質甫舍中見食烏豆粥公謂僕不能慣此來居安亭一月中欲烏豆粥不可得今已三月無雨晝夜戽水奴與牛皆吐血婦織黃布一縑買米三四升度日耳大丈夫須勘破此見子建近來頗俗爲人莫作老態可也

歸震川先生尺牘卷第二終

震川尺牘
歸震川

震川尺牘

震川尺牘

震川尺牘



